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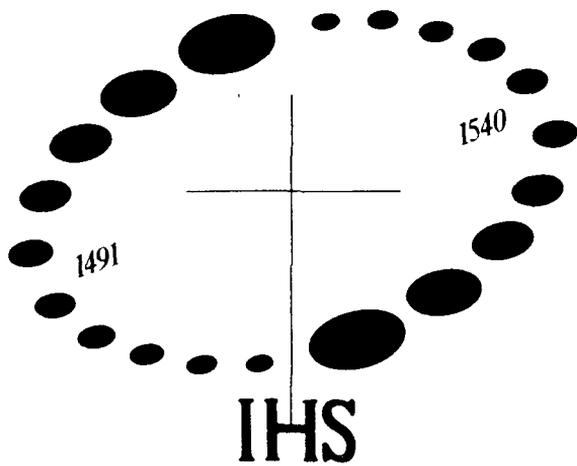


神思

主題：

聖依納爵神操

6



主題：

聖依納爵神操

S P I R I T

A Review for Theology and Spirituality

Issue No. 6 — August, 1990

神思 第六期

一九九零年八月

神思編輯委員會：嘉理陵神父，吳智勳神父，周國祥神父，
黃鳳儀修女，勞伯堦神父，鄭寶蓮女士，
韓大輝神父。

封面：梁仙靈女士

插圖：陳鴻基神父

排版：陳有海神父

「神思」釋義：劉彥和《文心雕龍》神思篇云：「形在
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
原意是指寫作時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靈感，
我們引中為來自聖神的靈感和神學思想。

下期主題預告：道成肉身

目錄

前 言	編 者	
「原則與基礎」：神操的「DNA」？	郭年士	1
優遊於神操的天地	萬立民	9
從神操中的對禱(53號) 看基督徒的皈依	梁宗溢	21
繁忙中的靜修——簡短神操	黃惠賢	29
依納爵靈修的里程碑	Jose Gsell	36
在俗信仰團體的陶育	John P. Milan	43
神操——生活的蛻變	陳志明	56
神修指導的經驗	何愛珠	59
聖依納爵羅耀拉(1491-1556)	編 者	63
致德肋撒雷哈德修女書(一)	周國祥譯	81
致德肋撒雷哈德修女書(二)	周國祥譯	87
無名的耶穌會士——依尼高	古理明	89

作者簡介

郭平士：耶穌會會士，曾在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教授倫理神學多年，現全職從事指導神操工作。

萬立民：耶穌會會士，曾在台灣靜山負責退省工作多年，及為海外華人教友服務，現在香港從事各類使徒工作。

梁宗溢：耶穌會會士，香港長洲思維靜院院長，專責各類退省活動。

黃惠賢：嘉諾撒仁愛女修會修女，經常在香港嘉諾撒靜修院舉行「繁忙中的靜修」。

陳志明：香港教區神父，九龍區主教代表，擅長帶領靈修活動，對太極靈修有心得。

何愛珠：香港女教友，畢業於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神學部，曾參加傳信會到非洲傳教。現為香港傳信會主席。

古理明：耶穌會會士，羅馬額我略大學神學博士，現在香港負責堂區工作。

Josè Gsell：法國女教友，擔任基督生活團(Christian Life Community)執行秘書十多年，負責該團的培育課程。

John P. Milan：美國教友，有多年基督生活團的經驗，在加拿大 Quelp 靈修中心擔任避靜及靈修輔導。

前言

今年九月二十七日，耶穌會慶祝成立四百五十週年；明年則為聖依納爵誕生五百週年，而慶祝以七月三十一日聖依納爵瞻禮結束。為了紀念這兩個慶典，本期就以聖依納爵神操為主題，邀請神操導師及退省者述說他們的經驗。

郭年士神父認為神操開始的「原則與基礎」，已包含着整個神操，一如在染色體內的DNA，深藏了一個人的未來。「原則與基礎」的重心是在造物主那裏，人在祂的身上找到自己的終向。萬立民神父以他豐富的神操經驗，指出退省重點不在「講」，而在「做」，而聖神就是退省者的導師。他用實例說明他的心得及退省者給予他的啟示。

對禱可能在神操裏不太引人注意，但梁宗溢神父卻從神操中的對禱，看到基督徒的皈依及其真正的意義。黃惠賢修女是推動「繁忙中的靜修」的主要負責人，她介紹了以神操例言十九為基礎的「家庭式退省」。現代人經常忙忙碌碌，這種日常生活中的簡短神操實在適合不少人的需要，幫助他們去體驗天主的臨在及重整自己的生活。

Josè Gsell女士深信神操是依納爵靈修的核心，也是依納爵本人奔向天主的心靈旅程。她歸納出這個靈修道路的四個獨特因素：即神類的辨別、妥善的選擇、教會的意識與生活的整合。John P. Milan先生一文並非直接以神操為主題，他分析信仰團體的培育不理想的原因，繼而建議以「使命」作為團體培育的起點，以「團體」負起橋樑的角色，以「行動的靈修」去執行使命。這個建議正是神操靈修要帶出的，也是基督生活團（一個以神操為

骨幹的信仰團體)的取向。Milan先生的文章曾以英文刊於The Way, Supplement, No. 62, Summer 1988, 現得他本人及該神修期刊的同意，以中文和讀者見面。

陳志明神父一文是他做完30天神操後，取出五點感受和大家分享。何愛珠女士採用了神操「例言十九」的方式，以一年的時間陸續做完神操。她把期間的經驗和自己的回應，以真摯的情感，向讀者傾訴。

有些讀者可能不太認識聖依納爵本人，我們特別搜集了一些有關他生平的資料，編成一個小傳，又翻譯了他兩封重要的書信，裏面是討論神操中的辨別神類。最後，我們刊登了古理明神父的長詩，內容講述依納爵的靈修旅程及現代耶穌會的精神。

這本小小的期刊，自然不能盡述神操的一切，只想引起讀者的興趣，接受依納爵的邀請去做神操，看看聖神怎樣帶領你去走你的靈修旅程。

FOREWORD

On the 27th September this year the Society of Jesus celebrates the 450th anniversary of its foundation; next year is the 500th birthday of St. Ignatius of Loyola. The celebration will end on the 31st July, the feast of St. Ignatius. To mark the twin celebration, this issue takes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 as its theme and has invited retreat directors and retreatants to describe their experience.

Father Edward Collins thinks that the **Principle and Foundation** which begins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lready embodies the whole of the Exercises, just as the future of a human being is latent in the DNA of his chromosomes. The emphasis of the **Principle and Foundation** is on the Creator, it is in Him that man finds his last end. Father Norman Walling, from his rich experience of the Exercises, points out that the focus of the retreat is not on *speaking* but on *doing*, and that the Holy Spirit is the director of the retreatant. He uses concrete examples to explain what he has lear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which the retreatants have given him.

The colloquy does not perhaps attract too much attention in the Exercises, but Father Thomas Leung sees the Christian's conversion and its genuine meaning from the Exercises' colloquies. Sister Teresa Wong is the principal person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retreats in daily life. She introduces family-style retreats based on the 19th annotation. Modern man is usually very busy; this sort of brief retreat during everyday life is really very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not a few people, helping them to hav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God's presence and to transform their lives.

Ms. Gsell is convinced that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re the kernel of Ignatian spirituality as well as being Ignatius' own personal journey towards God. She sums up this spiritual way under four elements, viz. discernment of spirits, a good election, consciousness of the Church and integration of life. Mr. John P. Milan's article does not take the

Exercises directly as its theme. He analyses the reasons why the fostering of faith communities is not ideal and goes on to suggest that *mission* should be taken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fostering the community, that *community* should take up the role of being a bridge and that an *active spirituality* should carry out the mission. These three suggestions are just what should be brought by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Exercises and are also the line followed by the Christian Life Community (a faith community which takes the Exercises as its backbone). Mr. Milan's article has already been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The Way, Supplement*, No. 62, Summer 1988. Now, 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writer and of that periodical, it is presented to the readers in Chinese.

Father Dominic Chan's article contains five points from his experience which he shares with us after completing a thirty-day retreat. Ms. Jessica Ho finished the Exercises step by step over a period of one year, using the method of the 19th annotation. She pours out for the reader, with sincere feeling, what she experienced during that time, together with her reactions.

There may be some readers who are not too familiar with St. Ignatius himself. We have specially collected some material about his life to form a short biography. We have translated two important letters of his which discuss the discernment of spirits in the Exercises. Finally, we publish a long poem by Father Pierfilippo Guglielminetti which tells of Ignatius' spiritual journey and the spirit of the modern Society of Jesus.

This small periodical naturally cannot exhaust everything i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It only hopes to attract the interest of the readers, to accept Ignatius' invitation to go and make the Exercises, to see how the Holy Spirit will lead you on your spiritual journey.

「原則與基礎」： 神操的「DNA」？

郭年士

在我十四歲那年，讀中三的時候，我與班上的同學，一行二十五人，同到一所耶穌會主持的靜院，舉行為期三天的退省。退省自星期一晚上開始，星期五早晨結束；事前議定，這是一次完全默靜的退省。我們每個人有一個私人房間，這也是為了幫助我們守好三天的默靜。我們每天多次去聖堂，有一位神父給我們講授默想題材，然後回到自己的房中，各自做默想祈禱。有一條暖氣管貫串每一個房間，有的同學就利用來傳達摩爾斯訊號 (Morse Code)，互通消息；因此，同學雖然遵守了不交談的諾言，但是，給完全的默靜打了很大的折扣。

這一次退省給我的影響是很大的：五年之後，我進了愛爾蘭省的耶穌會。

那是我第一次接觸依納爵的神操。在三天的退省中，祈禱的內容有三個主題，就是：一、人受造的終向；二、罪；三、基督的神國。這三個主題，在彼此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當時我已認為它們是神操中最重要部份。指導司鐸的講解使我深受感動，尤其是人受造的終向那一講。

事實上，「人受造的終向」這個主題，在神操一書中，稱之為「原則與基礎」，又緊靠在神操第一週的第一個操練之前。聖依納爵的意思很是明顯：默想人受造的終向在神操中佔着重要的

位置。

本文旨在講述作者悟解「原則與基礎」的歷程。這一小節文字，粗看起來，是一則乾枯的反省，凡聽過要理的教友，無不知曉。當初，我進入其中，默想它的內容，進一步悟解的時候，即深受感動。因此，認為它是神操中重要部份的見解從來沒有改變，雖然我的悟解，隨着年齡增進，仍在不斷加深；尤其在最近六個月內，悟解的程度更深，幅度更大。1989年9月號《耶穌會靈修研究》期刊(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中有一篇文章，作者是耶穌會士若瑟泰特洛(Fr. Joseph Tetlow, S.J.)神父，題目是：「根基：天主創造天地和『原則與基礎』」。我曾作了深入的研究，對「原則與基礎」因此有了嶄新的透視。本文不少觀念乃取自泰特洛神父的大作，特此聲明，不願掠美。

第一次接觸神操，我就感到它是一個活生生的靈修歷程。每一個步伐是上一個步伐的延續，又彰顯了上一個步伐的意義，同時含有下一個步伐的種子。「原則與基礎」卻是開頭的第一步。

默想「原則與基礎」，可能感到枯燥無味；但是在三十天反省結束之後，回轉頭來再看，完全是另外一種感受：它像一齣歌劇的序幕，包含着全劇的主題。

有些神操註釋家曾企圖證明，「原則與基礎」是神操一書寫成之後才加上去的，時間大約在依納爵於巴黎求學的時候。這些註釋家在學者伊拉斯謨(Erasmus)的著作中，找到一篇類似的文字，並且認為神操的「原則與基礎」是仿效這篇文字寫成的。但是有名的神操學者赫德潛神父(Père Harvé Coathalem, S.J.)說得好：從內容說，這個默想的主題應是原始神操的一部份，不可能從曼雷薩(Manresa)日子的操練中剔除；從形式看，這段文字的最後定型，刻劃着很多依納爵巴黎大學時代的痕跡，這是很明顯的。依納爵在自傳中曾透露，他在曼雷薩的時候，某日，在極大的神慰中，蒙受強烈的神光，悟解天主創造世界的計劃。「原則與基礎」看來很像是這次經驗的反映。

上面說過，我對神操的悟解隨着年齡而不斷增加。但是，在最近十五年來，增加的步伐更快，幅度更大。爲什麼呢？因爲自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以來，修會團體紛紛進行自我革新。這革新要求返回信仰生活的源頭，即是基督的福音；同時也要求每一個修會忠於原始的神恩，對耶穌會來說，尤其是指忠於神操的遺產。在梵二之前，我對神操的體驗，都限於集體退省的模式。然而歷史的研究顯示，在依納爵時代，舉行神操是採用一對一的模式，就是一個神操導師伴同單獨一人進行退省神工。至於集體退省的模式，就是同時給一個團體講授神操，只是到了後來才引進的。

容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兩種模式的區別。十年之前，我有意去中國大陸觀光。身爲一個外籍人士，必須參加一個觀光團，只能隨着隊伍，在導遊的帶領和講解下，參觀一些指定的地點。十年之後的今日，我可以去同一個地點觀光，但是這次我能夠獨自留在那裏，隨我個人的喜好，盡情遊歷感人的名勝古跡，欣賞秀麗的山水風光。在所謂「指導神操」和「講授神操」中，也有這樣的區別。在不同模式的退省中，默想「原則與基礎」的心境和獲得的效果顯然也不同。在「指導神操」中，我不必隨着大夥同時進退，可以依照個人的需要和喜好調整默想的時間。

梵二也促使我們反歸信仰生活的泉源，我是指從聖經中獲得啓發和汲取活力。這一推動也大大地豐富了「原則與基礎」的默想。聖經有關天主創造世界的記述，舊約除了創世紀之外，尚有智慧篇第三、第四章，以及若干首聖詠，如：第 89, 139, 104 首等；新約則有若望福音的「序言」，以及分散在保祿書信中的一些章節，如致厄弗所人書第一章 3-10 節等。這些聖經章節，以及其他有關的章節，都是大好的資源，提供奉行「指導神操」的退省者，依照個人的喜好，配合「原則與基礎」的主題，作爲默想的題材。

依納爵親自指導了他的同伴，首批耶穌會士，舉行神操。事實上，爲每一個耶穌會的初學修士，神操是第一個，也是最重要

的經歷和體驗。第一批會士在做過神操之後，也成了傳授神操的導師。依納爵認為真福法夫爾神父(Blessed Peter Faber) 是最有本領，也最有成就的神操導師。依納爵在生的時候，接受陶育的初學修士，十分之多，不下一千多名。想想看，要為這麼多的初學修士個別指導神操，神操導師的數目一定十分可觀。為了使神操導師正確地掌握神操的要旨，妥善地執行指導的任務，除了神操一書的文字之外，一本作為參考用的神操指導手冊，似乎是很適時，甚至是需要的。於是各式各樣的神操指導手冊，紛紛出現。1599年，耶穌會全體大會欽定了一個版本，作為耶穌會官方的神操指導手冊。所有的神操指導手冊，對「原則與基礎」都有註腳，列出若干指示，為幫助神操導師了解其中的真義，並提供如何給退省者講授的建議。

把各種版本的神操指導手冊加以分析，再加以比較，對「原則與基礎」的註釋，很明顯的，有兩個學派。神操學者依帕拉圭爾神父(Fr. Iparraguire, S.J.)說得很適當：包朗科神父(P. Juan Polanco, S.J.)的手冊，和米龍神父(P. Juan Miron, S.J.)的手冊分別代表這兩個不同的思潮。他們兩人都是初期的會士；他們的手冊在1599年前，也都早已成書出版了。包神父很接近聖依納爵，了解他也很透徹。包神父表示：「原則與基礎」是依納爵的親身體驗，其重心在造物主與退省者之間的關係；這關係是獨一無二的、屬於個人的。這是說，那是在心靈深處，對啓示真理的切身感受。至於米龍神父的註釋是很不同的。他認為「原則與基礎」是一個簡明的公式，表達人的起源、受造的終向、以及善用萬物等基本真理。這個公式的焦點不在天主，而在人；就是人需要爭取心靈的自由，以便選擇適當的方法，為達到在天分享天主福樂的終向。不幸，1599年的全體大會採用了米龍神父的意見，作為耶穌會官方的註釋；因此，一直到最近，「原則與基礎」是依照這註釋來講授的。然而這是聖依納爵的原意嗎？今日，不少神操學者認為包朗科神父的講法要比米龍神父的更接近依納爵的本意：「原則與基礎」是天主本身，不是有關人的真理。

在此，容我把「原則與基礎」這段文字抄錄下來，為方便作註釋：

人受造的目的，是為讚美、崇敬、事奉我們的主天主，因此而拯救自己的靈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為人而造的，為幫助他追求他所以受造的目的。

結論是對於取用世物，常該看自己受造的目的；它們能夠幫助多少，便取用多少；能夠妨礙多少，便放棄多少。因此，我們對一切受造物，在不被禁止而能自由選擇的事上，必須保持平心和不偏不倚的態度：就是在我們這方面，並不重視健康甚於疾病，不重視財富甚於貧窮，不重視尊榮甚於屈辱，也不重視長壽甚於短命，其他一切，莫不如此。總而言之：我們所願意所選擇的，只是那更能引我們達到受造的目的的事物。（神操 23）

我將依照泰特洛神父的講法，作下面的註釋。讀者可看到，這註釋是相當新穎的，然而更接近依納爵的原意。首先應當注意的是：「人受造」原文用的是「現在式」。它表示，這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創造過程：人生的每一刻，都是慈愛天父的造化工程。「我們在他內生活、行動、和存在。」過去，我們習慣把「創造」和「保存」分開來講；現在，不再作這樣的區分。此外，「人」是指「你」、「我」個別的人；「你」、「我」是獨一無二的，和其他的人，不論是過去的、現在的、或將來的，都不一樣。天主並不制定一個抽象而普遍的計劃，一成不變地加在每一個人的頭上；更正確地說：天主為我們每個人，各自制定了一個特殊的計劃，並希望我們與他合作，來共同實現它。這個計劃的實現，在於我們日益肖似基督，成為基督第二，為建立他的神國，作出一份特殊的貢獻。建立基督的神國，便是「原則與基礎」的社會層面。

這計劃的執行和實現，要求我們自由的合作。為促成這合作，天主在我們內播下相對的願望；如果我們認出它來，並作出響應，我們就能依照天主的聖意，成為基督第二。但是，除了天主播下

的願望之外，尚有許多其他慾望：有的來自世俗，有的來自血肉，有的來自惡魔。依納爵常鼓勵退省者胸襟要廣寬，志氣應高大，就是要有偉大和熱烈的願望。這就是說那些美好的願望都來自天主，如果使它們成爲事實，即是奉行天主的聖意，也導致我們與基督親密結合。因爲充滿願望的生活便是豐富的生命，而基督來，是爲叫我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 10:10）。爲了辨別那些願望來自天主，那些來自惡神，依納爵在神操書的後面提供了辨別神類的規則。

我們看得出，依納爵靈修是十分以基督爲中心的。在他的書信中經常講及基督，稱基督爲他的「主」、他的「造物主」。因此，問題就產生了：在「原則與基礎」中，基督是否也有他的位置？如果有的話，佔着什麼地位？在研讀泰特洛神父的文章之前，我一向認爲，基督在神操書中第一次出現，是在神操第一週第一個操練的結尾；那是有關罪的默想，在結束的時候，退省者面對懸在十字架上的我主耶穌，向他祈禱。但是，泰特洛神父提醒我們，依納爵在龐普洛納 (Pamplona) 受傷後，於羅耀拉療養期間皈依的時候，他所讀的書只有兩冊：一本是薩克遜人盧多夫 (Ludolph of Saxony) 所寫的《耶穌言行》(Life of Christ)；另一本是名爲《聖賢之花》(Flos Sanctorum) 的聖賢列傳。神操書中有許多句子和細節乃取自耶穌言行一書。由此可見，依納爵曾加以詳細閱讀，並下了一番研究的功夫。這本書書首有一篇前言，相信依納爵一定讀過。這篇前言其實就若望福音序言的註釋。若望福音一開始寫道：

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這聖言在起初就與天主同在。萬物是藉着他造成的；凡受造的沒有一樣不是由他而造成的。(若 1:1-3)

這些都是依納爵在皈依時所吸收的思想。因此，依納爵把創造萬物的工程歸於聖言，不是很自然嗎？又稱成了血肉的聖言、耶穌基督爲我們的主、造物主，不是很適當嗎？對我來說，這是嶄新的觀念，然而真實的。因此，我們必須承認，在「原則與

基礎」中，雖然找不到基督這字眼，但是卻充塞着基督的氣氛。

如果把「原則與基礎」的重心放在受造物身上，勢必要強調受造物的行動，例如：選擇有助於終向的事物，捨棄有礙事奉天主的一切；又例如：擺脫對萬物的戀情，保持內心的不偏不倚。但是，如果把重心放在造物主那裏，一如本文有意指證的，就必須用另一套註釋來說明人的角色。不過，這需要寫另一篇文章，這裏恕我從略。

在結束本文之前，容我解釋本文的標題，並答覆可能提出的問題。「原則與基礎」果真是神操的「DNA」(編者按：DNA是生物化學的專有名詞，全名為deoxyribonucleic acid,中文譯為脫氧核糖核酸。)嗎？生物學家告訴我們，每一個人，自受孕之初，在他的染色體內，有些螺旋形的帶條，裏面藏着固定了的密碼；是這些密碼，一經演繹之後，決定一個人心身的特徵，和與眾不同的性格。這裏，我們是不是也可說，放置在神操開頭的「原則與基礎」，這一小段看似枯燥無味的文字，藏着一些密碼，一經演繹之後，能夠顯示整個神操的進展過程？「原則與基礎」的字面意義，或許沒有達到默想和默觀前預備經所要求的那個程度，但是請看預備經的禱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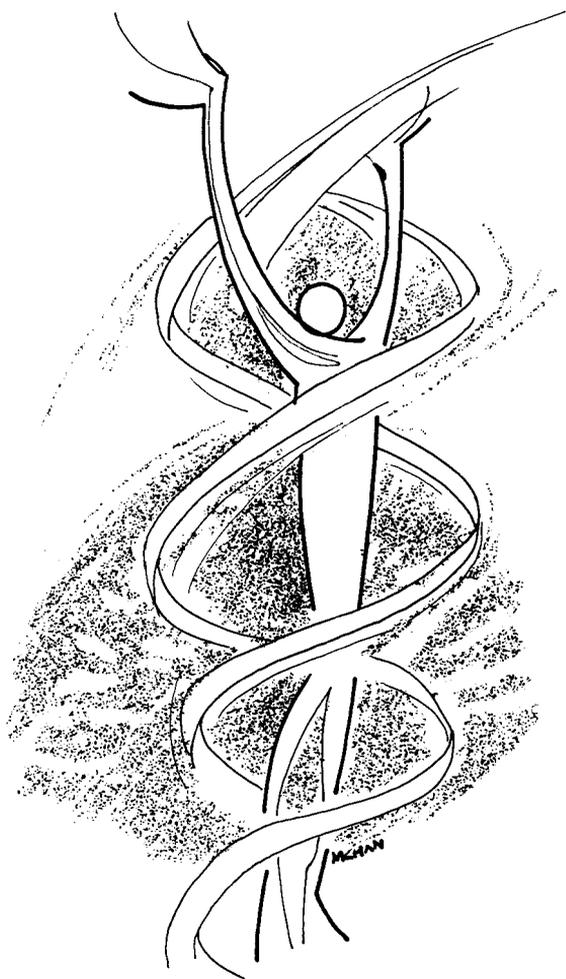
求我們的主天主，賞我聖寵，使我的一切意向和行為，
都為事奉讚美至尊無對的天主。(神操46)

事實上，這是「原則與基礎」的簡單撮要。同樣，到了選擇的時候(許多人認為這是神操的高潮)，在一開始，有一個前導，囑咐當事人必須留意：

為能夠選擇得當，由我們一方面來說，意向必須純正，
只看我們受造的目的，是為讚美我們的主天主，救自己的靈魂。所以我無論選擇什麼，常該是為幫助我達到我受造的目的才成；決不能使目的遷就方法，必須使方法適合目的。(神操169)

這豈不是和「原則與基礎」遙遙相對嗎？

以我看來，可以作出結論了：在「原則與基礎」內，包含着整個神操，有如在「DNA」內，深藏着一個人的未來。



優遊於神操的天地

萬立民

說起來已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1968年，我的長上把我調到台灣彰化靜山的一個退省院裏擔任退省導師。這是我的幸運：這個任命給了我大好的機會，學習依納爵的神操。這聽起來恐怕有點兒奇怪：一個耶穌會會士，在修會裏生活了那麼多年，做過那麼多次退省，怎麼能夠說出這樣的話來。坦白說，直到我接受任命的那天，我所做的退省，都是所謂「講」的退省；現在我還能夠記得，在我讀書會士期間所做的有些退省，對我一點兒用處都沒有。

調派我到靜山去的，是當時的省會長朱勵德神父。在那裏，我很快就發現，在我手中原握着一份豐富的寶藏，一直都沒有充份了解它的價值。這份寶藏就是依納爵的神操。還是年輕會士的時候，曾屢次閱讀神操一書。不止一次，當讀到那些「凡例」的時候，就發生很多問題。這些「凡例」是聖依納爵寫給「退省導師」❶的指示。看起來，退省導師的主要任務不像是「講」退省，而似乎是「指導」退省，就是：幫助退省者發現聖神在他內工作的情況，配合退省者的經驗提供祈禱的題材，給退省者解釋聖神怎樣在一個靈魂內工作，以及為退省者決定什麼時候進入神操的下一週（依納爵把全部神操分為四週）。在一些機會上，曾向我的靈修導師提出這些問題，但是始終得不到滿意的解答。

直到被任命為省區的退省導師之後，我才開始認真研究這些

問題。在羅馬，爲了使神操配合時代的要求，經常舉辦神操講習會；那時，我也有幸參加了一次。這一次講習會真使我大開眼界。耶穌會對神操的研究，不論在歷史的起源方面，或是在時代的適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就。特別強調的一點，是神操的原始形態，就是聖依納爵本人所運用的方式。依照這種方式所舉行的退省，今日稱之爲「指導」的退省。在靜山就任之初，一方面繼續研究神操，一方面依舊「講」退省；不久，也漸漸感到主在催促我「向深處下網」。於是就根據依納爵在神操書中的指示，開始「指導」退省。

從經驗中我明白「做」和「教」是最好的學習場合。聖神是我的導師。他教導我，並不藉着什麼非常的神視或啓示，而是用了簡單又平凡的方法，就是經由許許多多做退省者的口舌。我輔導了他們的退省，有的在靜山，有的在台灣其他地點。其中有的是同會的弟兄，有的是司鐸和修女，也有在俗的男女信友。今日，我已記不清一共輔導了多少次退省。不過，有一點是不能忘懷的，就是那些出色的靈魂對我懷着足夠的信任，向我披露他們在默靜和祈禱的日子裏所經歷的心靈歷程。他們做的大多數是八天退省，但是也有一些人，用了整整三十天的時間，做了依納爵所指定的全部神操。然而，還要再等幾年，我才接觸到另一種舉行神操的方式，這就是依納爵在第十九條凡例中所指出的那一種。今日，尤其是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人們，不論是在俗信友，或者是聖職人員，終日忙忙碌碌，根本沒有機會，可以抽得出一連30天的時間，暫時放下職務，做一次完整的神操。依納爵卻顧到了這種情況。這種方式的神操今日一般稱之爲「日常生活的神操」。

有關神操的天地，本人的經驗還是很有限，不過仍樂意與各位分享。受命爲退省導師，無異是天主的特恩，得以伴同一個靈魂在他的靈修生涯中走一段路程。神操對一個靈魂有什麼影響呢？首先，我學到的一點是，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天主誘導每一個人的方式是慈愛而溫和的，常就合他的特殊處境；天主和人說話，叫每一個人的名字，如同復活那天早晨會見瑪利亞瑪達肋

納那樣。「我以你的名字召叫了你，你是我的。」(依 43:1)這是我的第一課。我必需坦白承認，學習這一課，並不那麼容易。我在不知不覺中，總是把人籠籠統統地分成這類那類：會士修女，聖職人員，教會員工，專業人士等等；我也就這類那類地對待他們，尤其是在輔導集體退省的時候。

天主以名字召喚每一個人：「伯多祿」、「瑪利亞」、「多默」、「斐理伯」。因為每一個人走向天主的道路都是特殊的，每一個人在天主眼中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我們必需恭聽上主發言。這是要學習的第一課。在斗室裏在我對面的這個人，天主對他說了一些話；他向我傾吐，或滔滔不絕，或結結巴巴，嘗試表達聖神在他心中說了些什麼。我開始學習聆聽，理解地、耐心地、同情地。有的訴說能夠是很空洞的，只是些企圖隱藏內心感受的遁詞，因為他還沒有準備好要面對真正的自我。既然天主不加勉強，我為什麼要強人所難！我曾多次嘗試催促，結果總是失敗。「千仞之塚、始於一簣。」就是說，無論怎樣偉大的事業，都有一個開始；不論多麼長遠的路程，都需跨出第一步。於是，我學會了，先伴同他跨出第一步；之後，讓天主引領他走第二步、第三步、……有的人與天主的交往已經很深切；爲了響應主的召喚，會付出很大的代價，受過很多的痛苦。他們的慷慨大量使我既驚奇，又欽佩。

我要學習的第二課是，聖神怎樣對退省者在他們的內心說話。不少退省者表示自己有神祕的感受。經過考驗或參考了在錯誤中得到的經驗，我發現其中有些只不過是主觀的幻覺，或想像過於活躍的產品；不過其中有一些，我深信是真實而正統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幫助退省者明白，天主能夠藉着內心最平凡的感受，對人說話。一個人的思慮、感受、情緒都是很重要的管道。依納爵統稱之爲「內心的激動」(神操 316，第一週分辨神類的規則，第三條)。這一章節的標題說得相當清楚：「以下的規矩是爲令人稍稍覺出並認識靈魂上的各種動態……」。這樣平凡的感受能夠傳達聖神的訊息，往往使退省者大爲驚異。不過許多人都學會

了怎樣去聆聽。

初讀依納爵的原文，分辨神類的規則顯得有點兒嚴峻可畏。字面的意義相當清楚，也合乎邏輯；但是對在我面前的這一位退省者，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接觸靈魂越多，越覺得這些「規則」富有意義。總之，那是從一個人的親身體驗中發掘來的，而這個人就是依納爵自己。因此，運用這些規則，必須顧及時空的特色和當事人的實際經驗。依納爵是一個西班牙騎士，生活在16世紀，有着當時當地的文化背景；而我所接觸的靈魂，都生活在20世紀，有着和依納爵很不同的社會環境。然而適應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困難。退省者他們就是我的導師：在向我講述神慰和神枯時，他們所用的詞句，往往和依納爵所寫下的，一模一樣。他們所提出的問題，尤其是感受神枯的時候，都是「我該怎麼辦？」於是，我們一起追溯這神枯的根由。有時我們果然找到了；但是，多次只是茫茫一片，什麼也看不到。這時，依納爵寫下的那些話顯示了豐富的意義。「致力於忍耐」、「更勤於祈禱」、「切勿改變主意，一直堅持到心靈的黑暗雲消霧散」、「應該想：主有意試探他，讓他認識自己抵抗誘惑的力量；然而天主的助佑常跟着他，雖然他不能明顯地覺出來。」等等這些「建議」，使退省者更容易挨過黑暗的日子。事實上，天主多數還給他們光明和神慰；他們在結束退省的時候，更明瞭主聖神在他們身上的計劃，並獲得了更大的勇氣，以面對現實的生活，譬如：克服誘惑和困難，執行千遍一律、單調重覆的日常工作，甚至承受朝夕相處、同桌共餐者的敵對和不諒解。

一直要到很久以後，我纔學到極為重要的另一課，就是退省不可急進。這本來是很明顯的，但很容易忽略。尤其是如果輔導員一心一意要退省者做全部的神操，最容易犯這個毛病。依納爵在第18條凡例中已提出了警告：絕對不可以快馬加鞭，以求所指定的各項操練，全部奉行不缺。那些操練並不是什麼法寶，能夠必然地產生神奇的效果。拉丁文有句成語說：慢慢地快快奔(Festina lente)！因此，奔向目標，心神固應專一不分，步伐卻要

安安穩穩。

除了他人之外，時間也是我的老師，教導我怎樣去投入內心的靜默。東京天主教退省院裏的一次經驗便是一個例子。大概是1977年罷。愛宮真備神父(Fr. Enomiya Lasalle)是該祈禱所的主任。那是一次坐禪的退省：一連七天，在一間幽暗的廳堂裏，面向着素色的牆壁，偕同其他的退省者，盤坐在鋪着草墊的地板上。真是靜極了，下邊小溪中沖擊石頭的流水，潺潺可聞。但是，不論在心靈方面，或是在肉體方面，那是一次十分痛苦的經歷。坐了幾個小時之後，骨頭痛得難以形容。我一回到台灣，就有一個同會弟兄問我有沒有「大覺大悟」。當時我什麼也不能回答。我去東京，並不是爲了追求「大覺大悟」，而是爲了探訪東方的祈禱傳統。在以後的幾年裏，我總是覺得那次經歷膚淺而乏善可陳；但是在今日，再次作反省的時候，我卻明白了一個事實，就是：靜默爲祈禱，爲所有的祈禱是必要的。我很欣賞老子這幾句話：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
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②

意思是說：聲色逸樂，足以擾亂人心，使人失去平安；因此聖人知道怎樣取捨，就是寧退入內心，不放縱耳目。

老子又用反問的方式說：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意思是說：你能夠退入心靈的深處，暢飲智慧的清泉嗎？③

這些話對退省來說有很大的意義：我相信，爲聆聽在我們心內的聖神，心靈的寧靜是一個不可少的條件。如果我們進入內心

的靜默，許許多多的嘈雜，如日常生活中的憂慮和困擾，便可一掃而空。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能夠聽到聖神在我們心內所說的話。

我記得，幾年前，有位女士來靜山做週末退省。她遭遇了很大的挫折，憂慮重重，心神極其不寧。給她講論仁愛慈善，無異向石頭潑水。不論我怎麼說，始終引不起她的反應。她一味自怨自艾，嗟嘆命運的舛錯不濟。突然，我眼前一亮：靜山的風景十分幽美，放目遠眺，四周的稻田，綠油油一片。退省院本身也是花園中一所樓宇，廣寬的園地鋪滿了院後的山坡，還有幾條羊腸小徑，迴延在怡人的花叢。

我對她說：「今晚，妳要好好睡個通宵；明日，一整天要在戶外活動。」我又給她指點了明日要做的功課：不要閱讀什麼，只需在花園裏散步（正巧那日的天氣好極了），欣賞周圍的景色；仔細觀察園中的花朵，那些樹木，甚至腳下的小草；留心細聽鳥兒的叫聲，夏蟬的長鳴；摸摸樹皮，體嘗它的質地；揉揉樹葉，感受它的纖維；抓一把鬆軟的泥土，讓它從手掌中瀉下，注意有什麼感覺。那時，我並不就給她說明，我要她做的，其實就是運用五官的靜觀。最後，我告訴她，明日傍晚她要給我講講她的感受。我強調的一點是，要她暫時把那些煩惱擱置一旁，保持內心的靜默。我給她說：「平靜地，靜聽妳的心跳，釋放妳的情緒，體嘗妳的感受。」初聽之下，她的第一反應，用驚奇的目光望着我，好像我失了常態似的。但是，當下一天傍晚她來見我的時候，從一進門，我就覺得她前後如出二人。她微笑着，顯然享受着內心的平安。下面就是我們的對話：

「今天實在好極了！」

「妳學到了什麼？」

「我學會了觀察事物。那些平凡的東西，現在看起來不一樣。這種經驗還是第一次。」

「這經驗對妳有什麼意義？」

「我再次得到了內心的平安，我失掉這平安已經很久了。」

在以後幾天裏，她始終很愉快。她能夠聆聽天主藉着禮儀向她說話，她發現聖經對她的生活有了新的意義，她也感受到天主聖神的感動。這是天主通過平凡的事物，就是那些在靜山花園中所看到的、聽到的和聞到的那些東西，向她說話。

「當你祈禱時，要進入你的內室，關上門，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禱；你的父在暗中看見，必要報答你。」（瑪6：6）對我來說，學習這一課着實不容易：把持內心的靜默，進入心靈的內室，不允雜念困擾胡闖瞎撞，爲我是一件難事。不少人也有同感。然而依納爵卻強調這內心的靜默：「誰若真願盡其可能獲得全部的神益，又不受事務的約束，能毫無牽掛地進行神操……，普通來說，越與所有的親朋隔離，謝絕一切日常的俗務，收效也越大。」（神操20，凡例第二十）以我的經驗，大部份的退省者，需要在退省之初，花一些時間來學習和體驗這內心的靜默；而最初幾次的嘗試，往往徒勞無功，是很普遍的現象。聖神居住在靜默的心靈中這一經驗，有時需要整整30天的退省纔能夠感受得到。沒有這內心的靜默，心靈的聽覺、視覺、嗅覺都被俗世的聲、色、逸樂窒息了。

除了一般的分心雜念，足以阻擋我們進入祈禱的境界之外，更有其他隱藏於心靈深處的莠子敗草，也能損害我們聆聽聖神的官能。這是我本人的經驗，同我接觸的退省者也有同樣的體會，他們屢次向我透露這一類的阻擾。我們原是罪人，每天都需要天主的寬恕。「義人雖七次跌倒，仍然要起來。」（箴24：16）在我們的心園裏確實有許多莠子敗草。我發覺最不容易根除的，要算是怨天尤人和憤世嫉俗。父母啊、教師啊、上司啊、朋友啊、同事啊，還有生活的窮困啊、教育的不足啊、工作的不如意啊等等，都是抱怨的對象；而且這種怨尤往往深藏不露，在心底裏發作。當退省者向我訴說他的感受時，這類深藏着的根子往往浮現出來；當事人可能沒有覺察，但對旁觀的我來說，是相當清楚的。不過處理這種情況應小心謹慎，就是在給他指點真相時要十分溫和。因爲在拔除根深蒂固的莠子時，往往有把良好的禾苗一齊帶

出來的危險。沒有一個人願意承認在自己的心田中生長着這類敗草；但是，我們實在需要天主的寬恕和治療。神操第一「週」的目標是淨化心靈。那些比較明顯的罪過，當然是在清除之列，但是這類我們不大樂意承認的劣根，也要一起拔除；可以說，神操的特殊功能正是在清除這一類隱藏不露、根深蒂固的莠子和敗草。一旦天主觸及我們的「痛處」，如果我們能夠勇敢地敞開心靈，接受治療，將感受到很大很大的自由、平安和喜樂！

神操的果實纍纍，這一個卻格外可貴。身為退省導師許多年，我屢次體會到這一點，這是天主賜給我的大恩。這個果實，簡單的說，就是：自由地面對自我，自由地成為天主所願意的自我，自由地成為天主所創造的自我。總而言之，只有心靈自由的人纔能夠依照天主的心意，毫無牽掛地侍奉他。聖保祿宗徒寫道：

基督解救了我，是為使我們獲得自由；所以你們要站穩，不可再讓奴隸的軛束縛住你們……弟兄們，你們蒙召選，是為得到自由；但要以這自由作為放縱肉慾的藉口，惟要以愛德彼此服事。因為全部法律總括在這句話內：「愛你的近人如你自己。」（迦 5:1,13-14）

講到神操的宗旨，近代的一位註釋家批了這麼一句：「神操的結構趨向一個目標，就是引導一個人達到心靈的自由。達到這個目標的過程是把一種價值觀逐漸引進生活之中，直到在作取捨的時候，能夠不受任何不合理的戀情或愛好所左右。」^④這自由是退省的一大果實。隨着年歲的增加，它還能不斷發展成長。不幸，我沒有很多機會，與我輔導過的退省者再次見面，因此我無法估計他們的心靈自由究竟有了多少進步。不過，我所遇到的不多幾個，他們的情況真夠叫人高興的：他們有了豐富的收穫，連別人也因他們而得福。的確，神操造就使徒，它把人從自愛中釋放出來，得以毫不自私地服務他人。老子是我欣賞的中國思想家，下面一段話太美了：^⑤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

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聖人在天下，歛歛焉，為天下渾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①

這裏，老子所指的聖人，豈不就是心靈自由的人嗎？他的胸襟那麼寬宏，連他人的不善也能包容；他的志趣那麼超脫，即使受到欺騙戲弄也不失心靈的寧靜。

聽命是什麼？服從是什麼？傳統的答覆是奉行天主的聖意。但是，什麼是天主的聖意呢？神操就是為幫助我們答覆這個問題，並給我們提供了尋找天主聖意的妥善方法。需要尋找天主聖意的情況能夠有兩種：第一種、在一個人的生命，不會太多，但是對他的一生是有決定性的，就是做一個重要的抉擇；第二種、便是整頓生活，為了使生活更有規律，更富活力，以便更忠實地隨從聖神的感動。

這是在我伴同他人走向天主的道路時，另一個發現，也使我十分驚奇。本來我早就應該知道的。在初學的時候，我做過所謂的「大退省」，就是依納爵的全部神操。但是，一直要在好多年之後，並費了一些心血，才發覺神操的精義。依納爵在第一條凡例中寫下了這幾行：

……誰想整頓料理自己的靈魂，驅除偏情，覓得天主的聖意，從而調整自己的生活，救得個人靈魂，他所應用的各種方法亦可以用神操二字來概括之。(神操1)

我們對此並不陌生。依撒意亞先知勸告我們說：「趁上主可找到的時候，你們應尋找他；他在近處的時候，你們應呼求他。」(依 55:6)只要留心讀若望福音，就可以看到耶穌的所言所行，無非是承行天父的聖意。現世的事物沒有一件有絕對的價值。耶穌曾對一個有意跟隨他的少年說：「只有天主是善的」。我們既然應該奉行天主的聖意，勢必也能夠把它找出來。此時此地，我們也許還不能完全明瞭天主對我們有什麼計劃；但是，如果我們不

斷觀察時代的訊號，適應環境的要求，重整我們的生活，就可以相信我們是在完成天主的計劃。尋找天主的聖意，實現他的計劃，便是整個神操的歷程。多年來，我有幸輔導他人退省，領悟了這一點，可以說，這就是我的心得了。

聖保祿寫信給迦拉達信友，暢談自由的人。反躬自問，我不敢以自由人自居。天主有意給我喜樂平安，我卻屢次推辭拒絕。我正如一個虛弱的旅客，在路途中不時失足跌倒；幸好許多同行者在旁扶持，不致半途而廢。他們以活生生的見証，使我明白天主怎樣在一個人身上工作。目睹天主的奇妙工程，常是人生的一大樂事。現在，我已不全記得他們的名字，然而，他們的儀容至今仍歷歷在目。他們一如山上的城，顯示了天父的無限慈愛。

最近，我在上海時臥病，在一間醫院裏住了兩個星期。那自然不是輔導退省的時候，不過請你耐心聽我講下去。有一個護理我的年輕護士，把我帶回昔日輔導退省的日子裏，使我回憶起那許許多多的退省者，洋溢着主的善良和慈愛。這位護士小姐溫和可親，關懷備至；身材看來纖小，卻有一個廣闊的心靈。她雖非基督徒，但相信天主存在。她告訴我，曾有一個時候，她感到意志消沉，萬念俱灰；正巧，她的一個朋友帶她進了一間基督教的聖堂；在那裏，她體驗到從未有過的平安和喜樂。在交談時，我給她指出，這是天主的恩賜臨在她內。她聽了，不勝驚奇，問我這是什麼意思。我回答她說：「人的美善其實就是天主美善的反映；人的嘉言懿行必然地顯示天主的美善，即使當事人一點也沒有理會。」她聽了之後，很是高興。不過，我怎麼知道天主的美善臨在她內呢？這也是她向我提出的問題。我的回答是：她和藹可親的為人，她熱誠殷勤的護理，都是明顯而確實的証據。接着，她講述了在社會中她所經歷過的一些邪惡和黑暗。我對她說：「你就是光，一盞黑暗中的明燈。」她笑了笑，若有所悟。

在這位護士身上，我所會悟到的，可以總合我在多年輔導退省中所領受的恩賜。天主無限美善，趁他可找到時，我們尋找他，他就給我們分享他的美善；我們接受了，就在生活中反映出來。

我認爲神操確實使很多的退省者，人生旅途中的兄弟姊妹，成了天主美善的化身。他們領悟了生命原是一個使命，就是體嘗天主的慈愛和美善，並在人世間作生活的見證。神操絕不容許一個靈魂把天主賜給他的恩惠據爲私有，而不允他人分享。

復活那天晚上，耶穌顯現給門徒，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噓了一口氣，說：「你們領受聖神罷！」（若 20:21-22）

依納爵就是由於神操的體驗，把他的幾個友好集合起來，成爲神兄神弟；又從這一小群兄弟發展成爲一個較大的隊伍，這就是本人所屬的修會，它的名字叫「耶穌會」，原文的意思是：耶穌的同伴。它的會士被遣往天涯地角，向世人宣告天主慈愛的喜訊，分施基督掙得的救恩。

在我的眼中，昔日那些退省者都是主的同伴：在退省的日子裏，集合在主的周圍，體嘗他的慈愛和美善；之後，又回到原來的地方，把所體嘗過的，分享給同居共處的兄弟姊妹。「天主的喜悅和快樂是與人的子女同在，也與我同在；爲顯示他對我的慈愛，他總不停止操勞，甚至邀請我進入一個更完滿、更美好的生活。」⑦

註釋

- ⑦ 依納爵在神操一書中並不用「導師」一詞。原文是：" el que da los ejercicios "，「傳授神操者」。我認爲依納爵把今日所稱的退省「導師」看作爲一個助手，他所擔任的角色是聖神和退省者的橋樑；原文稱退省者爲" el que recibe los ejercicios "，「領受神操者」。傳授神操者的任務是指點、安慰、忠告，而並不是宣講；更好說，是給領受神操者指出「善神或惡神」在他身上的活動和運作。

- ② 老子，道德經，12章。Translated by Witter Bynner. The Putnam Publishing Company, 200 Madison Ave., New York, NY 10016.
- ③ 老子，道德經，10章。Chinese Version, op. cit. 本人認為中文原著要比英語譯文表達得更清楚，意思是說：「你能夠深入自我，在那裏找到心靈的純淨和光明嗎？」
- ④ David L. Fleming,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 A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a Contemporary Reading*,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Fusz Memorial, St. Louis University, 3700 Pine Blvd., St. Louis MO 63108.
- ⑤ 老子是一個古代的人物。我認為他不只是個哲學家；我深信天主賜給了他銳利的慧眼，他對這個世界具有一種精深而神祕的透視力。
- ⑥ The Way of Life, op. cit. N. 49, p. 76.
- ⑦ From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 op. cit. N. 237, p. 143.



從神操中的對禱 (53 號)

看基督徒的皈依

梁宗溢

(一) 引言

神操是聖依納爵靈修生活的精粹。在天主與他往還的過程中，他察覺到自己是一位罪人，但為天主所愛和召選。這一個信仰訊息，在神操第一週的操練中，信友可漸次地深刻去領會，從而更進一步以基督為其生活的根基和動力，參與祂的苦難和死亡，和復活的基督共同完成天父的創造。本文嘗試從第一週的其中一段對禱，探索一下基督徒皈依的意義。

(二) 對禱 (神操 53 號)

想像苦架上的我等主基督，浮現於我目前，鄭重地權衡思量祂怎樣以造物主的身份降凡成人，怎樣懷着永遠的生命而接受現時的死亡，為我眾罪，不辭一死。於是再轉眼看我自己：我為基督做了甚麼？我為基督在做甚麼？我為基督應做甚麼？最後，眼看祂這樣高懸十字架上，便即景生情，讓自己的心和口去說所要說的話。

對禱原就是晤談，正如朋友之間或主僕之間的談心、或

求恩、或自訟、或陳情、或請教，無一不可。

這般對禱是在默思三種罪——惡神的罪、原祖的罪和人一條具體的罪——之後而作的對禱。在默思的過程中，人發現天主的愛，而人是由於這份愛而被造，更好說這份愛是每人生命的動力和泉源，但人也開始瞭解到罪是如何的破壞這動力，最後當然是破壞人的整個自己。這個發現引發出上述的對禱內容。當然能發出如此的對禱並不表示人已完成了皈依，但從中也可以看出皈依所涉及的要素。

(三) 對皈依的一些誤解

「你們悔改吧！因為天國臨近了。」(瑪 3:2)悔改是皈依的一種表達，是價值觀和人生觀的轉向歸主，但人們往往只把生活外在的改變，或更改活動模式作為皈依的表示。因此，我認為基督徒的皈依：

(1) 不單是加入教會的社會化過程——這裏所指是一位沒有信仰的人，從不認識宗教道理的情況，經過教理講授，知道有關基督信仰的資料及內容，然後經過一些信仰人士大家認同的禮節、語言、行動、經文，加入教會，然後在以後的宗教活動中，重覆某些宗教行為。

(2) 不是純粹尋求知識和經驗——皈依不是單靠增取宗教知識和經驗，有些人多方面地不停的去尋求宗教知識，報名這個課程，又參加那個培訓班、研習營，對於不同類型的宗教小組分享也有興趣。另外有些人則盡力去爭取經驗，例如參加祈禱聚會、退省、朝聖、甚至做神操等，但為他們來說，只是經歷過、做過、知道是怎樣一回事而已，沒有多大觸及內心的世界。

(3) 不是守法規或行為的改變——有些人把守規誡作為皈依的表達。宗教規誡的要求，他們勉力做了，如福音中那位富有少

年，誠命守好了，但他仍擁有很多，放不下來。至於守法的動機，也許來自怕懼，或是來自討好，於是守法只不過是反映出心靈消極的一面。至於行爲的改變，也許亦沒有配合內在心靈的轉化，例如一個憤怒的人可以藉着壓抑，改變成爲無動於衷和沉默的人；性的表達方式及滿足可以合乎倫理道德的規範，但感情生活、愛的能力或人際關係的內涵可能沒有成熟地去發展。

(4)不是參加宗教活動或團體——有些人很活躍的參加宗教活動或團體，不過，其實是在於充塞生活空間或逃避那份孤獨感。有些人甚至加入修道生活團體，其生活內容可能只是取得某些團體身份及認同，他們會跟隨某些劃一的思考模式、行爲表現、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生活習慣，但是缺乏了與天主往還的體驗而產生的獨特和風格。

(四) 朝向生命的完整性是皈依的起步

當一株樹若折斷了一根枝條，新的枝椏就會生長出來。當人弄傷身體某部份，血液便會動員全身的力量，來癒合那個傷口，讓它「完好」如初。從生理的角度看來，生物是趨向生命的完整性而成長的。至於靈性的層面，我相信人亦是朝向人之爲人的那份完整性而前進的，即在於真、善、美和愛的擁有和發揚；身心方面的諧和；知、情、意、行四方面的整合；人與天主，人與萬物，人與他人這三方面的協調溝通交往。這份自我完整的意識，如羅洛梅(Rollo May)所說：是我們開始愛鄰人，具有倫理感性，追尋真理，創造美感，爲理想獻身甚至殉身的基礎。對生命完整的渴望和追尋引發出一份走出自己的動力，人是不甘於處在罪惡的侷促之內，躲在內心恐懼之中，生活在身心支離破碎的殘缺裏。而天主的呼喚也邀請人看看他的處境。「上主天主呼喚亞當對他說：『你在那裏？』」(創3:9)

(五) 皈依的倒退

很多時人還沒有認真的去看看我究竟身處何種境況，去認識自己，便先想知道天主在那裏，憧憬着在天主之內所獲取的安穩和平安，他們還沒有那份沒執着的開放心靈，容許天主以祂的方式去與人接觸及相遇，尋覓天主很多時會變成其實只是尋覓一個為滿足自己的假象。昔日以色列人發覺在埃及過着奴隸的生活，失去自主和尊嚴，上主藉着梅瑟帶引他們出離埃及。他們渴望自由及嚮往福地，但他們沒有意識到其實曠野也就是天主與他們同在的地方和境況，他們以自己的需要為一切的中心。在曠野中，他們要食物、水與及心靈的安全，當他們沒有食物吃，便來抱怨梅瑟和天主，想到重返埃及的肉鍋旁和葬身地；當梅瑟離開他們去取約板時，他們為自己製造金牛以供膜拜。

天主按自己的肖像造了人，但人往往卻以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天主。我們以自己的方式把天主定了型，我們渴望遇見一位我們心目中認為是如此這般的天主。那麼，皈依的種籽便如撒在沙土上的種籽，雖然發了芽，但很快便會萎謝。下面的一首詩也可反映出如此的情況：

盡日尋春不見春
芒鞋踏破嶺端雲
歸來偶把梅花嗅
春在枝頭已十分

我們不斷以自己認定的「春」去成為努力的目標，耗費精力，更甚者從而產生敗興、倦怠、失望以至沮喪的感受和心態。「歸來偶把梅花嗅」，心路歷程之難，難在「歸」，歸者不是重走舊路，而是歸到內心深處，歸到生命之源的天主。

(六) 皈依的動力——耶穌基督的吸引

在對禱中，聖依納爵讓信友置身於一個境況——在眼前現出苦架上的耶穌基督。基督徒的皈依最終的指向是回歸到耶穌基督，一位以苦難及死亡來顯示出愛的天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我們看到矛盾：造物主的身份，但降凡成人；懷着永遠的生命而接受現時的死亡。「當他還在血肉之身時，以大聲哀號和眼淚，向那能救他脫離死亡的天主，獻上了祈禱和懇求，就因他的虔敬而獲得了俯允，他雖是天主子，卻由所受的苦難，學習了服從。」(希 5:7-8)耶穌基督經歷那份心靈的張力，他體驗那份連根拔起之痛。放棄的誘惑、心力交瘁的眼淚和哀號，處身於死亡邊緣的怕懼，這是人生的經歷，從中耶穌基督學習去聆聽生命和開放自己，投向生命，祂以這份體驗人生的情懷環抱世界和人類。在十字架上，祂邀請每一個人去分享祂向天父、向人類完全的交付，如在建立聖體時的許諾——「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祂願意以祂的經驗來與我們同行，讓我們也可以接觸自己如何渡過人生，去體驗自身的價值和可愛，因為「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若 3:16)

(七) 皈依的心靈狀態

「眼看耶穌基督這樣高懸十字架上，便即景生情，讓自己的心和口去說要說的話。」(神操 53號)聖依納爵沒有提議此時應該說些甚麼話，或者怎樣說才適合，因為他相信人在投入與耶穌的交往關係之中，參與耶穌現身說法的苦難、死亡的奧蹟之時，體驗自身的被愛之後，自然或多或少會心移情動，亦自然會流露出相稱的話語。這份心聲是內心世界的反映，是願意自己的生命被天主的生命，被真、善、美和愛所充盈、所滋養、所轉化。「我還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在你們五內放上一種新的精神，從

你們的肉身內取去鐵石的心，給你們換上一顆血肉的心。」(則 36:26)免除一個鐵石的心和一個麻木不仁的心是皈依的重要因素。鐵石之心雖然沒有受創傷的痛楚，但是只有冷漠，不能感受愛和情。相反，皈依是渴望獲得一個與基督同甘苦、共患難的血肉之心，一個容許別人進入自己生命的心懷，一個可以受傷、被刺痛的心靈，因為它具有感情，可以容納限制和不完整與可有勇氣去哭泣。

有「心」才會產生「情」，與基督的交往並非單是理性上對祂的資料的認識，更是整個人活生生的真情的流露和交往，而有真情才能出現情趣。皈依並非是苦着臉的內心掙扎，到底我相信皈依是具有一番情趣的，因為我們是在天主之內去作出自我肯定，尋回生命的根源，擁有生命的活力和創造的豐盛，分享聖神的果實：「是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節制。」(迦 5:22)

(八) 皈依是一種具有真情實感的自我認識

默觀着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於是再轉眼看自己：我為基督做了甚麼？我為基督在做甚麼？」(神操 53 號)聖依納爵雖然強調為天主、為教會作出徹底的獻身服務，但這兩條問題更好看成「我如何在過去和現在為基督，或在基督內過我的生活」。基督在苦難中的學習邀請我看看我生活的質素，去認識我是誰。「歸來」是回歸到自我的真實，我不再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不再把責任推諉於別人、環境、架構、制度和法規；我回歸到天主在我心田中所播下的生命、希望和愛的種子；從各種角色、身份、面具、成就、外在的要求和期望之下去接觸那位「真我」；我接碰到我生命的歷史、習慣、性格、選擇、感受、情緒、記憶、防衛、慾情和幻夢、傾向等；我拾回那遙遠且陌生的孩童時代；我喚起心靈的光明與黑暗、自由與束縛、信心與自悲、開放與執着、可能與限制、協調與對立、勇氣與怯懦、活潑與倦怠；我渴

望獲得心靈創傷的治療；我發現那個躲在一旁，自慚形穢，覺得被人忽視，但極需安慰的「我」；我意識着「性別」所帶來的需要、困惑和迷失；我回憶起天主進入我生命所引致的驚訝和滿足；我體會到自己不冷不熱，庸碌地過着硬化的生活，這一切是發自內心掙扎而來的對自己的認識；一種在基督之內，從罪惡、扭曲、不自由之中解脫出來的盼望；一個再不需要以「無花果葉蔽身」，**❶**可誠摯無懼站在沒判斷我們的天主面前的赤裸裸的展露。

(九) 皈依與使命

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仍然接受着誘惑，「默西亞，以色列的君王，現在從十字架上下來吧，叫我們看了好相信。」(谷 15:32) 基督沒有下來。「他既然親自經過試探受了苦，也必能扶助受試探的人。」(希 2:18) 伯多祿表面上的愛心試圖阻止耶穌上耶路撒冷受死；山園中士兵捉拿耶穌時他拔劍保護耶穌，但雞啼前的三次不認耶穌卻完全暴露出伯多祿心底的脆弱、怕懼和自我中心。耶穌轉身看他時的眼神，卻使伯多祿看到了自己的真實，這是一個寬恕、接納、包容和邀情的眼神，一個對伯多祿懷有信任、寄望和愛意的眼神，「我已為你祈求，為叫你的信德不至喪失，待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兄弟。」(路 22:32) 甚麼才可以堅固兄弟姊妹呢？相信便是那份在主內被轉化的經驗。在對禱中，人回應着十字架上耶穌基督的吸引，願意重拾自己，對自己的生命負責，向自己問「我應為基督做甚麼？」更好說：「將來我可以為基督如何生活？」能說「可以」表示出對生命的可能性的信念，相信現在的我跟以前的我是有分別的，因而自身變得可愛，更有能力可以去愛。去愛便是給與一個真實的自己，分享自我認識的歷程和被基督的愛所治癒的經驗。如此的呈露相信可啟發出別人內在的真實，補足彼此的貧乏，拉近人與人之間的隔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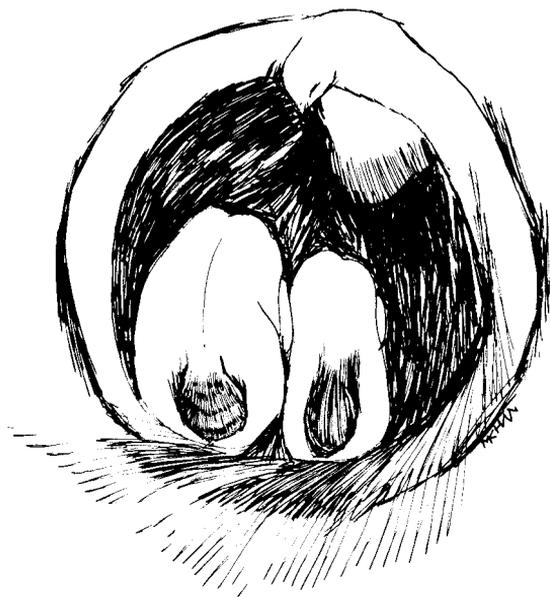
結語

「春在枝頭已十分」，天主的氣息和生機滲透着祂的創造。

這就是天主與人同在的帳幕，他要同他們住在一起，他們要作他的人民，他親自要「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天主；他要拭去他們眼上的一切淚痕，以後再也沒有死亡，再也沒有悲傷，沒有哀號，沒有苦楚，因為先前的都已過去了。(默 21:3-4)

註釋

- ❶ 原祖犯了罪，發現自己赤身露體，遂用無花果樹葉，編了個裙子圍身，之後更躲藏起來，怕見天主。(創 3:7-8)



繁忙中的靜修——簡短神操

黃惠賢

(一) 引言

在一九八四至八五年間，香港教區正大力推行更新運動之際；面對着福音的挑戰及本地教會的未來，教會需要更多深深紮根在基督內的神修同行者去培育教友們的信仰生活；鑑於這種迫切的需求，天主教香港教區聯同女修會會長聯會特地邀請了澳洲的耶穌會會士賴里神父(Fr. John Reilly, S.J.)和幾位富有靈修指導經驗的神師們共同策劃，為我們十多位神父及修女們舉辦了一個靈修輔導的培育營，為期十六週，為兩年完成。第一年的培育目標是使每位參與者能體驗到神修指導及個別避靜輔導的內心開放態度，藉着十天的個別輔導退省去學習如何向上主、向自己、向導師開放，從而認識自我與主的關係，作出個人的回應和更新。第二年的培育時間較長，需時十週；主要部份是三十日的聖依納爵神操，其餘時間則用來研討神操書的內容、架構及反省進行神操時的經驗。透過導師們的講解，彼此間的分享，靈修指導的實習等，使我們更明瞭聖依納爵神操的精神所在及如何陪同別人用不同的變通形式進行全部或部份神操。最後一星期，我們集中精神檢討了教友們例行的避靜，從而希望能把神操的靈修方法介紹給繁忙的香港人。當時的參與者共有八位神父，兩位聖公會牧師，十位修女及一位馬來西亞的教友；可惜由於各人被自己當前的職務所限，未能作出具體的計劃；但大家都表示願意日後為教友靈修生活的長進而共同努力。隨後兩年(八七至八八年)是受訓者的延續跟

進期，我們除了在自己的工作範圍內推行聖依納爵的靈修方法之外，賴里神父及核心小組成員亦繼續為我們安排個別輔導的八日退省機會，更邀請了不同的神師與我們分享靈修輔導的經驗、技巧及舉行簡短神操的變通法。我們亦自願組成「聖依納爵神操」靈修小組，主動推行聖依納爵式退省方法，並同意定期聚會，彼此切磋，探討適合香港教會的推行神操方法，為教友的信仰紮根而提供靈修指導。

其實，聖依納爵遠在十六世紀時，已有很高深的遠見；深知一般平信徒很難有三十日或十個月的時間去完成全部的神操，所以他在神操手冊的第十八凡例中，提示帶領神操的導師們，「可以按照操練者的年齡、學識、天資及各種不同的境遇，斟酌講授。」（神操 18）導師們只要明白了整個神操的架構，它的動向，自己的角色，靈修輔導的基本知識，再加上整套神操的個人經歷，他們便可以大膽地把三十日的操練資料拆開或抽出，變成很多的小型神操退省。例如：一至三日的主題退省，八日的簡短神操，三十週或十個月的日常生活中的神操，和現在想介紹的「日常生活中的簡短神操」。我們都一致贊成替這簡短神操命名為：「繁忙中的靜修」。

（二）淵源及進行方式

「繁忙中的靜修」原名「家庭式退省」(Home Retreat)，是賴里神父在一九八七年八月中旬，特別從澳洲邀請了一位專門帶領聖依納爵神操的 Sr. Patricia Clouston 來傳授給我們的。這位修女把三十日神操的精粹按照一般平信徒的程度編成八週濃縮性的資料，輔導參與者在日常生活中操練，並以小組聚會的形式聆聽每週的講解及分享祈禱經驗；目的是想協助信徒在繁忙的生活中亦能體驗到上主的親臨；找到適當的祈禱方法；能更深入地認識福音中的基督和自己生活的關係；進而尋求天主的旨意，重整自己的生活；最後能以基督的心態去為兄弟姊妹服務。參與者必須

每日按照指定的資料做半小時或至少二十分鐘的默想，並出席每週兩小時的聚會；其內容包括音樂祈禱、分享每週默想感受或向導師提出學習默想時的疑難；然後由導師介紹下週主題，建議個人靜修路向；若環境許可，則利用錄影帶或幻燈片協助參與者體驗聖經描述的實況，並給他們一段個人靜思的時間；必要時，加插少許提示或引導，使他們有機會跟着指引去學習與主相遇。由於每次聚會的時間很緊湊，所以參與者的人數不能超出十位。

(三) 結構

整個「繁忙中的靜修」可分三個階段並以八週時間及九次聚會去進行。

第一階段是淨化之路(第一、二、三週)：

要建立真正的基督徒生活，首先要有正確的心靈基礎；所以，參與者必須願意無條件地、樂意地與天主合作，以完成祂對每個人的生命計劃(第一週)。同時，亦體驗到自己的罪惡破壞了這個計劃，所以每人都要向天主作深度的悔改，並認出自己罪惡行為的內在態度(第二週)。繼而慷慨地作出肯定的抉擇，效法基督與天父交往的方式去接近祂，徹底地活出福音的精神，完成身為基督徒的使命，為建立天國而效勞(第三週)。

第二階段是光明之路(第四、五、六週)：

參與者聆聽並回應永恆君王基督的召叫，從內心更進一步地認識並愛慕耶穌；在祈禱靜觀中與祂相遇，分享祂的人性經歷；看到祂如何在惡劣的環境中亦能活出天父對他的計劃，反省自己如何效法降生成人的基督，活出更肖似基督的生命(第四週)。基督的價值觀不斷地吸引參與者和祂建立更密切的個人關係，讓祂的作風影響自己的態度，觀念及生活(第五週)。同時，藉着每日的默想靜觀，參與者能更深入地認識基督，愛慕基督，並渴

望更積極地跟隨基督；而基督本人的思、言、行爲，漸漸地將會變成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作抉擇的標準。祈禱不只是求恩，而是讓基督轉化自己，在祂內，藉着聖神的邀請，不斷地離開自己不良的喜好，轉向基督，歸於天父，承行主旨（第六週）。

第三階段是合一之路（第七、第八週）：

參與者在靜觀中體驗到基督爲了愛我們，救我們而擔負罪惡的後果，藉着祂的自願犧牲而使全人類與天父修好；因而在愛內與基督合而爲一，效法祂的作風，接受十字架的挑戰（第七週）。最後，基督受到天父的顯揚而復活了，在復活的基督內，天父接納了我們的卑微及軟弱；這信念促使參與者更慷慨、更感恩、更信賴祂；並且嘗試在大自然中、在世界內、在別人身上感受到復活基督的愛，及祂嶄新的臨在，直到世界的終結（第八週）。

第九次是一個總結的聚會，各參與者除了分享第八週的神操經驗之外，對整個課程亦作出反省；檢討個人祈禱經歷的長進，計劃如何延續這八週的簡短神操；鼓勵各參與者和導師保持聯繫，最好計劃作定期性的個人靜修；並邀請各人自動介紹適合的朋友來參加這種簡短的神操，作爲信仰紮根的好機會。

（四）發展

在八八年初，我們只能匆忙地把資料譯成中文，由兩三位神父及修女開始作初步的嘗試；在這兩年內，我每星期都能帶領三至四組，其中一半是天主教徒，一半是基督教徒。後來由於參與者自己的熱烈宣傳；希望參加的人數越來越多，我們認爲須要做些少的宣傳，使堂區的教友能有機會認識這「繁忙中的靜修」方法；於是在八九年九月開始，我們便利用公教報的新聞版及廣告欄作了簡單的介紹；並在港、九、新界等不同地區開設小組，由我們十位神父及修女輪流負責領導。我們深信，天主聖神才是真正改變人心的導師，我們只是把靈修操練的不同方法介紹給他們，

並陪同他們在祈禱及分辨的氣氛下，接納主旨。我們看到參與者起初的掙扎，每日在繁忙生活中找時間祈禱；又看見他們內心的轉變，承認自己的罪惡，深感須要徹底清除內在不良的喜好，找出形成不良態度的原因，邀請救主耶穌治療以往心靈的創傷；並讓聖神的力量去改變自己對人、對事、對世界、對未來的觀感；學習基督憐憫的心腸，放下自己以往很多的執著，使生活變得更加和諧，更能在繁忙的生活中體驗基督的親臨。當然，參與者付出的祈禱時間越多，向聖神越開放，效法基督的渴望越深切，則得益越大。

(五) 改善

- (1) 爲了迎合各參與者的不同需要，我們已新編了另一套較詳盡且適合香港人的操練資料，希望按照各人的程度，斟酌使用。最重要的，不是資料的多寡及聚會時間的長短，而是各人每日與主相逢的祈禱經歷。
- (2) 我們希望各參與者在開始這八週簡短神操之前，已有各種不同形式的祈禱經驗；所以，最理想的是能定期性地舉辦一些學習祈禱的小組聚會，經過一連串的學習後，才邀請那些渴望更深入地與主交往的人自己組成不同地區的「繁忙中的靜修」小組，由導師帶領，開始這簡短神操的旅程。這也可能是形成地區性信仰小團體的一個方式。
- (3) 導師們最好能抽出時間預先接見每位參與者，好能對每人的生活背景，心理狀況，信仰歷程及祈禱習慣等略加認識；尤其確定每位參與者都能具備做簡短神操的三個先決條件：要有(1)活潑的信仰經驗；(2)強烈的渴望；(3)恆心。從我們的經驗中，我們發現有些人不適宜參與這種小組形式的神操，例如：那些連基本的信徒責任也未能做到的人；那些太忙而不能每日默想的人；那些情緒很不穩定的人。

- (4) 每週的聚會是一個互相學習，彼此接納的好機會，但由於聚會的時間有限，導師們有時未能在小組分享中引導每位參與者去分辨個人內在的靈感；所以為處理某些私人的經歷及特殊的情懷，最好是在聚會之外另約時間與導師個別交談，好能更有效地激勵操練者隨從聖神的推動，作出慷慨的回應及生活的重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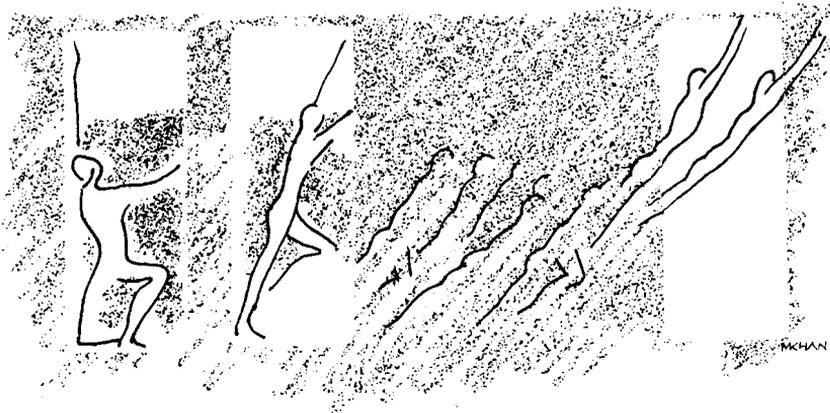
(六) 延續

在八週操練及九次聚會之後，我們鼓勵參與者自己尋找適當的方法去延續這種靈性的操練；其中有些人會利用已有資料，從頭開始再做一次；有些人則選用高欲剛神父所寫的「神操之旅」一書，繼續每日做默想；更有些教牧同工渴望在多方面充實自己，準備將來能帶領別人做同樣的簡短神操；他們會各自與導師預約時間，開始更深入地做十個月的「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並積極研究神操書的結構，學習靈修輔導的技巧等，經過一年多的切磋鑽研和靈修分享之後，有些傳道員已開始在自己的教會內帶領別人做繁忙中的靜修了。為了使參與者和導師之間保持聯繫，我們亦舉辦了一些延續性的退省日或定期性的分享聚會，而嘉諾撒靜修院也成為這些延續退省的中心地點；在每次的延續退省中，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共聚一堂，在主內彼此分享上主的恩賜，互相代禱，共同感恩，在祈禱的氣氛中坦誠地交談，打破了教會之間的隔閡。有不少的基督教徒也開始邀請神父或修女們做他們個人靈修生活的同行者；這也是邁向教會合一的途徑，值得我們付出時間及精神去為這合一的機會而努力。

(七) 結語

衷心感謝我的長上及團體的支持與鼓勵，使我在這兩年內不斷地能專心帶領這種簡短的神操；在這四十多組的參與者中，我親眼看見了無數的悔改皈依，心靈治療，寬恕釋放，突破更新；再一次肯定天主時常選用最弱小卑微的工具去完成祂自己感化人靈的工作。

今年適逢教會慶祝耶穌會成立四百五十週年及聖依納爵生辰五百週年的好日子，我們願藉此機會向曾經栽培過我們的耶穌會會士們致以衷心的感激，盼望更多對帶領聖依納爵神操有興趣的人加入我們的行列，為香港的信徒作出更多的服務及奉獻，以愈顯主榮。我們希望耶穌會的神長們能給我們持續的培育，並刊出更多的中文神操書籍，使我們能充實自己，順應聖神的指引，做個更有效的靈修同行者。



依納爵靈修的里程碑

Jose` Gsell 著

周國祥譯

聖教會內修成的道路不止一條。這些道路，我們稱之為靈修，都是為幫助信友度信仰的生活，並依照聖洗聖事所賦予的聖召獻身為神國服務。依納爵的靈修便是其中之一。因此，誰若受到吸引而決心採用它，就把它作為一生修成的道路，並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度福音的生活。

「道路」一詞用得非常恰當，很能表達依納爵所開闢的修成途徑。事實上，依納爵靈修是一個心靈的旅程，猶如一個過客，一個朝聖者風塵僕僕地趕路一般。有時候，依納爵的確以朝聖者自稱，並把神操比作散步、健行等運動。此外，這個旅程包括不同的階段，每個階段又導向一個十字路口，面臨兩個或多個不同的取向，於是要求作出選擇，答覆天主的邀請。這樣，依納爵的靈修動員我們，隨着聖神的引導，正視日常的生活，並作出決定一生的重大選擇；它更發動我們的活力，在聖神的感動下，踏着耶穌的足跡，獻身為教會服務，日新又新，把天賦的潛能盡量發揮出來。

目標是明確的，就是：在信德和愛德中成長，使信與愛滲透整个人生。換句話說，它幫助我們把基督的信仰和我們的生活，不論在深度上，或是在廣度上整合起來。為達到這個目標，它伴同我們登程上道，走成長的旅程；這個旅程包括：徹底堅決的皈

依天主，心心相印的與主同行；由此而革新心靈態度，改善生活環境，終能用嶄新的目光看萬物，以完滿的自由作選擇。

我們可以見到神操就是依納爵靈修的核心。這是依納爵本人奔向天主的心靈旅程。這個旅程，自皈依開始，包括數個不同的階段；在每個階段中，天主在他身上的運作歷歷可數；這樣，依納爵開闢了一條靈修道路，就是一種跟隨基督的特殊方式。在與天主的交往中，他得到了許多可貴的經驗，他就用這些經驗來幫助他人走向天主。後來，他應同伴的要求把他的經驗寫下來，傳給後人，神操一書於是產生了。這本小書，原是寫給傳授神操的導師用的；它的內容是一個30天的退省神工，是單獨一個人做的。神操並不開出現成的「處方」，而只提供幫助和支持，協助退省者親自體驗天主在他身上的工作。神操的目的是助長自由、愛德和獻身的熱誠。神「操」所指的是什麼「操練」呢？最重要的便是祈禱。書中講論多種祈禱方式，例如：默想、省察、默觀、誦禱等等。所以神操也是一條祈禱的道路，它引領退省者閱覽普世和個人獲救的歷史，並經歷每一個階段。而每個階段都是一個邀請，邀請他再進一步參與救恩的奧蹟。下面是幾個主要的階段：

- 在世界內，在自身中，發現造物主的愛；欣然接納存在、生命與愛；
- 發現救主基督的愛，完成個人的淨化和釋放，欣然開始新的生命；
- 響應基督的號召，投效他的麾下，踏着他的足跡，與他同甘共苦，創新世界的歷史；
- 在平心靜氣中，作出自由的選擇；激昂慷慨的獻身，承行天主的聖意；
- 體嘗基督的苦難，偕同基督任勞任怨；
- 越出自我，投入基督，分享他的神聖使命。

藉着不斷的默觀，個人的生活逐漸進入基督奧蹟的堂奧，直至被基督所同化。這樣，靈魂步步深入基督奧蹟的聖所，在祈禱中，藉着反省默觀，終能大覺大悟，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雖然神操的經驗是依納爵靈修的核心，但是我們要指出，依照神操的指示所舉行的退省，也能發掘非依納爵靈修傳統的聖召：因為神操原是供眾人取用的一套方法，以便每個人辨別自己的聖召；所以每一個退省者都可以各依個人的性格，體驗神操的修成歷程。因此，神操也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在不同的場合裏，發揮聖化人靈的威力。

這一條由神操所開闢的修成之道，具有一些獨特的因素，容我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四個：

(一) 神類的分辨

我們做退省，「爲了尋找天主的聖意，以整頓自己的生活」。尋找天主的聖意是爲了響應天主的邀請。天主不單在重要的事情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邀請我們實現他的計劃。但是爲找出天主的聖意，需要會得分辨真偽輕重。神操就教給我們分辨的本領：它是一種觸覺和審察能力，足以辨別心靈波動中所產生的那些思念、感受和願望，何者導向信、愛，獲致平安；何者引人入彀，偏離正道。

分辨原是天主的恩惠，是信德成長的結果。當一個人來到了生涯的十字路口，例如面對着職業圈子、社會地位、政治路線、牧靈取向等問號，必須作出決定性取捨的時候，爲了識破惡神的詭計，避開他的圈套，分辨是不可或缺的。辨別事情的真偽，價值的輕重，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爲豺狼也能披上羔羊的外衣，用偽善來導人向惡；有的事物看起來美好有益，實際上是足以誤人的。

正確的分辨要求良好的心境，這是能夠培養的，也是需要培養的。神操從一開始就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喚醒我們的良心，銳利我們的觸覺。其中有一項稱之為省察的，就是一種培養自覺的功夫；認真奉行這項神工，就能夠在祈禱的氣氛中提高警覺，本着愛心，留意聆聽聖神的呼聲。在每天的默想中，藉着思念生活的聖言，逐漸以信德的目光透視日常生活中的種種事件，它們原是與主相遇的場合。

這樣，通過這些神工，神操幫助我們培養適合於分辨的心境，就是敏於聆聽的警覺，殷切熱誠的守候，以愛德作為審斷準則的心態。這分辨的心境不只是臨時的措施，而更是徹底的皈依，它成了一個靈魂為人作事的特色。這心態有下列幾個要素：

- 積極的自由：對所有真、善、美的事物，抱開放的態度；
- 靈敏的醒覺：對自身的經歷感受、個人的所作所為、以及周圍的事物，有高度的意識；
- 熱愛主基督：與耶穌的神交密往，是不能用人間的友誼可以衡量的；
- 不斷的祈禱：在思念言語中，在待人接物上，充滿着信德的精神；
- 使命的意識：慷慨響應耶穌基督的號召，積極參與慈母教會的使命。

(二) 妥善的選擇

分辨的終點是作出符合福音的選擇，這是隨着聖神的感動而產生的結果。依納爵認為，在做選擇之前，先要聆聽耶穌所發出的號召；這號召要求高貴的響應，就是激昂慷慨的獻身。這獻身的具體表現，便是依照福音的精神，作出果敢的選擇。

很明顯的，有許多因素足以影響選擇。首先，有對聖神感動的醒覺是大是小，對福音教導的悟解是深是淺，在現實環境裏信德的活力是強是弱。其次，還要看他是否有勇氣面對自我，冷靜地作切實的評估：認清所受的神恩和才能，正視個人的懦弱和缺點，總之，是否能夠接受真正的自我。最後，有巨大影響的是，有否勇於採取行動的意志，有否積極響應號召的自由。因為這分辨要求能夠客觀冷靜地觀察實際的處境，泰然自若地正對面臨的難題。選擇本身不是一個目標，而是一個方法、一個過程，爲了達到從一開始就決定要追求的目標，就是認清天主的聖意，爲能進一步愛主愛人、進一步獻身服務。

我們可以見到，要作出良好的選擇，必須先革新個人的心靈。神操就是一個這樣的革新過程：整頓慾望，使它們合情合理；在福音透視下調正價值觀，以便慷慨獻身，作更大的服務。這股力量乃來自聖神，是他推動我們作出妥善的選擇，爲能配合現實的環境，針對時代的要求，在待人接物時，在各種際遇中，依照福音的教導度信仰的生活。

(三) 教會的意識

所謂教會的意識，就是教會的歸屬感，不但與慈母教會同心一德，更在個人的地位上，時時刻刻爲教會打算。依納爵在芒雷薩 (Manresa) 受到聖神的感動，潛移默化，成了「教會的人」。在那一段時間裏，天主賜他徹悟了許多事理，其中之一便是明白教會與聖神的關係。要知道一項工程是否出自聖神，就應查看它是否符合基督的福音；而基督臨在教會之內，並與天主的子民結成一個奧體，那麼，和基督心心相印，勢必產生活躍的教會意識。教會的意識是一種心靈的意境：對聖神的動靜持續不斷的警覺；一旦受到他的感動，就忠信執行，全力以赴。這種小心翼翼和赤膽忠誠的態度必然使他的所作所爲，完全符合教會的訓導。耶穌

基督就是教會意識的源頭：誰偕同基督，隨他傾瀉，不論是潺潺而流、或者是翻騰奔放，總是投入教會意識的汪洋。教會意識的正統標記有：愛教會如慈母，一片赤子之心；關心她的儀容，使她與基督維肖維妙；參與她的生命，負起聖化世界的使命。具體地說，就是：在擴展教會的工作上，發揮創造力，積極工作；以信仰的生活，指証教會的訓導，做教會臨在世界的標記；留心觀察天主藉人類的歷史所顯示的訊號，以便在現實的場合裏和天主合作，實現他的神聖計劃；樂意分擔教會牧者的憂慮和掛心，同時也小心不負他們的期望；知道如何在適當的時機直言不諱，及時作出建設性的批判；甘心與慈母教會同苦同憂，即使這些憂苦來自教會自身，也無尤無怨；承擔教會人性方面的貧弱和缺憾，記得自己也應負一部份的責任，因而盡力之所能，使她更充實，並加以彌補。

(四) 生活的整合

生活的整合包括對內對外兩個層次，就是依照福音的價值觀，整頓個人的生活，調正與他人的人際關係，使個人所從事的活動，為基督的神國，作有效的服務。奉行神操的人都會發覺，在內心兩種對立的動向衝擊下，他所要採取的步驟，不但影響他個人的命運，從某一程度來說，對世界的前途，也舉足輕重。因為他要作的選擇，歸根結底，只有兩個取向：一個有助於促進實現世界大同與天下皆兄弟的理想，另一個卻足以導致世界走上支離破碎和自我毀滅的道路。不論選擇那一個，他所擔任的角色必然兼有個人和世界的幅度。

神操從一開始幫助我們撇掉過去的包袱，消除對未來的恐懼，把我們從內疚和焦慮的壓力中釋放出來；這樣，我們就能夠毫無牽掛地枕戈待命，從心所欲地響應基督的號召。今日，基督仍在呼籲世上的男男女女，投入他的陣容，獻身為人類服務。我們注視着耶穌基督，瞻仰他那清苦和謙卑的生活，漸漸地學習反躬自

問，在事業中，應該站在什麼位置，應該擔任什麼角色，就是在個人的生涯中，應該走上那一條道路，才能不辜負基督對自己的期望。於是道出了一聲「好的」：這是一個自由的決定，是一個慷慨的答覆。這個答覆開啓了喜樂的泉源，無限無量的喜樂滾滾而來：被愛的喜樂，蒙召的喜樂，與主同行的喜樂，愛己及人的喜樂，以及爲所愛者獻身服務的喜樂。

由此，我們可以見到，神操是一條陶成的道路，它的終點是培育傑出的使徒。神操培育出來的使徒，在他所參與的建設工作中，沒有別的目標，只尋求實現天主的計劃，把世人集合在耶穌基督的周圍。他的靈修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整合工夫，就是在俗世的拉扯和聖神的吸引之間，運用分辨的神恩，使信仰更完滿地滲透他的生活，爲能更積極地負起受自教會的使命，貢獻自己，作出更大的服務。



在俗信仰團體的陶育

John P. Milan 著

周國祥 譯

作爲一個團體的推動人，尤其是信仰團體的推動人，他的責任是在激勵團體不斷地成長，使它成爲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團體，度正統的信仰生活，忠實地執行所負的使命。

真正的團體是一個相容性的整體，既有特殊的取向，同時卻包羅着生活中的各個層面，如社會的層面、精神的層面。這是說，團體雖標榜着獨特的目標，但仍容納不同的因素；既有不同的因素，就有差異和自主；這必然會產生緊張，但應是認可的。由於團體的使命以公共的生活爲對象，因而面對着自己所服務的社會和文化，在廣寬的領域內，有着鮮明和自覺的態度。團體固然不輕視個人的關係，但更是一個半官式的機構；有着明確的結構、固定的職位、共同的目標；這些結構、職位、目標又與所負的使命有着密切的關係。因此可以說，在俗信仰團體，在促進世界基督化的努力中，是一個活力中心。

但是，在許多團體中，要在這方面有所成就，不是沒有困難的：因爲這些團體實際上只發揮了一些類似信仰治療的功能，或只提供精神上的支持。成員都是一些志同道合和意氣相投的友好，他們的活動多局限於個人關係的領域之內；要他們執行公共的任務，實在非常困難。爲使這樣的團體把成員個人的需要和受自教會的使命整合起來，不論是團體的領導人，或者是團體的成員，

都需要經歷一個陶育的過程。在這方面，我們的成績顯然不及格：只要看看我們陶育出來的團體，和想像中那種生氣蓬勃的信仰團體，相去遠了。

導致有限成績的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例如：社會的因素，文化的因素，心理的因素。不過，依我的看法，我們在陶育方面的不理想，有三個主要的因素，它們之間又有着相互的關係。這三個因素就是：一、以位際關係為中心的靈修精神；二、以家庭結構為模式的團體觀念；三、視使命為靈修自然產物的假想。下面我們先對這三個因素作一番探討，之後再提出若干建議，為使我們的團體更符合時代的要求。本文的探討雖然以小型團體，即今日相當流行的「在俗信仰團體」為主要對象，但是相信也可以適用於其他類型的團體。

位際關係的靈修精神

談論靈修生活，在梵二之前，多着重遵守外在的誠命和實踐客觀的真理；在梵二之後，則更強調對天主、對自我以及對他人的關係：這就是以位際關係為中心的靈修模式。雖然這種靈修模式在教會內並不是唯一的，但是在實際上卻是今日靈修的主流，也是絕大多數在俗信仰團體所採用的靈修模式。

這裏，我們不想把位際關係的靈修作深入的神學反省，或加以全面的分析；我們只限於指出它的幾個較為重要的特色。位際關係的靈修可以說是：致力在位際關係中實現超越自我的愛德；靈修生活的成長就是位際關係成熟的過程，即是從不真實的位際關係逐漸進入真實的位際關係；所謂不真實的位際關係就是疏遠和膚淺的關係，而真實的位際關係就是緊密和親切的關係；這種位際關係的基本要求，便是必須具有包羅萬象的廣度和直達底層的深度。在這個模式下，可貴的德行（真實位際關係的表達）有：對自我，了解接受；對兄弟姊妹，忠實可靠；對所愛的人，信賴

容納和有盟約的關係。此外，自我表達的技術（深度的分享），給予情緒上的支持和對他人的肯定是很受到重視的。

在位際關係的靈修中：天主是愛的化身；耶穌是知心的密友，是有力的支持，也是所有位際關係的圓滿；聖神是位際關係中感性的和諧；救恩是擺脫不真實的位際關係，恢復真實的位際關係；而天國則是以完美的位際關係所建立的理想團體。

反過來說，所謂罪（不真實位際關係的表現）就是：自暴自棄，關閉孤立，玩弄情感，或與人為難；不真實位際關係的徵兆有：狐疑，妄斷，政治手腕，和損人利己；罪常在情感上留下創傷，只有和好才能治癒。皈依的過程頗類似心理的治療。

要是上面的描寫果真表達了今日的靈修潮流，那末今日的靈修看來頗有女性的色彩。雖然這種說法不免有些冒險，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的，就是西方世界的女性社會是以個人價值的取向、情緒的支持和親密的交流為核心的。至於男性的社會，與此不同，是以目標價值的追求、事業成就的競爭以及客觀冷靜的談判和協商為架構的。這種待人接物的方式，在女性社會裏，很可能被認為是不真實的位際關係，或者，至少會引起緊張和不安。

這個事實可能是一個重要的緣由，解釋了為什麼靈修和團體的陶育課程，尤其是男女兼收的課程，男性參加的少之又少。男性處在女性化的氣氛中就是感到不舒服。在大多數信仰團體裏，男性始終佔着少數；有不少團體，甚至根本沒有男性參加。對許多女性來說，這真叫人洩氣；要使她們的丈夫對宗教發生興趣，不論是奉行敬禮神工也好，或者是體驗信仰生活也好，實在感到無能為力。

還有一點：一種靈修如果以情緒感受和個人位際關係作為主要的表達方式，勢必局限於私生活的圈子之內。這種靈修對家庭、朋友以及私下往來等之類的場合固然非常適用，但對公眾生活就不易發揮功能。就說依納爵的靈修罷，它雖然十分重視明辨抉擇和愛的實踐，但是如果把它局限於個人位際關係的層次之內，人

們想像中的美德，只能是些個人關係中的公平仁愛與溫良慈善罷了，而難能達到神國瞻想所要求的目標：就是在公衆場合中那種激昂慷慨、任勞任怨、鞠躬盡瘁的英豪程度。政治、政府、治安、法律、企業、科學、科技的運作，是不可能只依靠美妙的情緒和良好的個人關係來進行的。

容我們舉一些例子。一個中級的女性銀行家，參加了一個講習會，研討怎樣把信仰生活和職業活動整合起來。在結束之後，她感到又失望又氣忿：因為她認為，身爲一個基督徒，應該溫良慈善，不能鐵面無情。這固然是男同事希望她有的美德，但作爲一個銀行家，她應符合職業的要求。一個治安警察參加了一個小型的靈修研討會，在離去的時候，也感到很失望。他得到一個結論：福音並沒給治安工作教點什麼；而且，他覺得如果依照福音的教訓去執行任務，不但會使無辜者陷入危險，自己也可能要賠上性命。一個有經驗的靈修導師總是設法知道，怎樣在靈修講習會中，突出靈修的剛性因素，以便滿足男性參與者的願望。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不勝枚舉。

家庭模式的團體觀念

第二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有一種相當流行的想法，把團體看作一個家庭，或是一個知心好友的圈子。這種想法尚有理想化的傾向，就是排除人際關係中所有消極和足以引起緊張的因素；它又大大地限制了團體的幅度：因為它的主要功能只限於提供精神的支持，它的活動範圍只限於不拘形式的私人生活。無疑地，這種想法，不論對團體的內部生活，或是對團體的對外使命，都有重大的影響。

在家庭中，在朋友間，消除緊張確是一個重要的功能。在那裏，行動舉止可以隨便一些，穿戴服飾可以不必講究；外面受到了冤屈，可以有人聽你訴說；工作上遭遇了挫折，可以有人給你

安慰。一個人整天的時間大部份在公眾場所度過，免不了會受到刺激和打擊，希望得到家人和朋友的關懷和支持，是理所當然的。在人們的想像中，家庭、友誼，常代表着一件與現代社會對立的東西：在那裏，沒有競爭敵對，只有認同肯定；沒有疏遠隔膜，只有了解親切；沒有冒犯中傷，只有鼓勵撫慰。

持有這種想法的人，認為團體應該與家庭和友好的圈子一般，它的活動不要越過「私」的界限，就是不涉及法律的範圍，不觸犯公眾的輿論，不引起政府的干預。凡染有「公眾」色彩的活動，如：公共事業、政治行動、經濟建設、公民生活等活動，尤其是足以引起爭議的，都是不容接受的。他們會引用一句民間的格言說：如想保有你的朋友，萬勿談論宗教政治。在團體之內，只宜談論「私」的生活；如果要談論「公」的生活，也只能限於情感和個人關係的層次。此外，為了維護和諧與一致，家庭模式的團體有着排除一切差異的傾向。

家庭和友好圈子沒有法定的組織，它們的活動沒有法定條文的根據；它們的首腦，如果有的話，並不是依照章程而產生的；而他們的職守也沒有明確的界限；它們的成員沒有依章應盡的職務，沒有明文指定的處事方式，也沒有因為不稱職而被開除的危險。總之，它們是不重形式的社會團體。

在家庭模式的團體中，接受、認同、支持、歸屬感、以及一定程度的和諧與一致，勢必成為基本的要素。這樣的團體固然能夠造就一個活動的環境，並有助於緩和緊張的關係和促進自我的實現；但是最後的目標，不會超越團體成員的需要。成功的尺度將是團體成員的同心合意、集體活動的歡樂氣氛、以及各式各樣的個人福利。只要有人提議超越團體自身的活動或目標，就能引起緊張和不安。集體的商討和決策將盡量避免，因為這些都是呈現不同志趣和價值觀的機會。主席將由成員輪流擔任，因為不讓某一個成員獨攬權力。硬性的規則是不受歡迎的，因為它們可能損害友愛的氣氛。

最後，家庭模式的團體很鼓勵集體活動；但這些聚會只是爲了給成員提供實踐信仰的環境，並不是爲了使他們充實信仰的活力，以便在團體以外的場合裏度信仰的生活。所有無助於和諧與一致的動議，都認爲不符合團體的利益；至於團體的使命將歸納爲兩點：對內，發揚溫良可親的兄弟友愛；對外，促進和諧美好的人際關係。這種和諧美好的人際關係也就是團體生活的準則和理想。

靈修產生使命的假想

現在我們要談談導致團體陶育不理想的最後一個因素。有一種相當普遍的想法，就是使命是靈修成長和團體發展的副產品。形成這種想法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大多數人參與團體生活的動機，是爲了想體驗一下個人的信仰，只有極少數的人是爲了完成某項使命才加入。團體的領導人也只有依照大多數人的願望，提供相應的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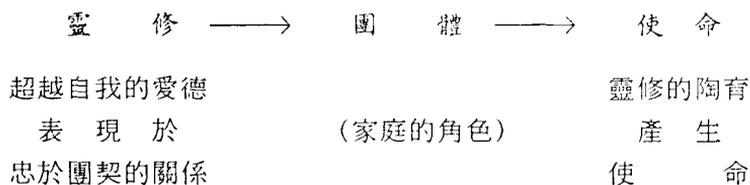
既然一般的要求是靈修生活的成長，因此團體陶育的課程通常都是由祈禱開始；繼着，便是一連串探討靈修生活的活動，如：透視信仰，糾正偏差，反映天主的聖意等等。有不少課程，在開始時，固然也教導參與者自我介紹以及交流和分享的技術；但是，差不多所有的課程，都把基督徒使命的課題，安排在最後的階段。當然也有例外的；不過，既然是例外，正好証明了通常並不如此。這裏，我們要指出的一點只是，由於用這樣的觀點去了解靈修和團體的功能，就逐漸形成了一種理所當然的想法，就是：只要靈修和團體受到良好的陶育，自然會產生使命的意識。或者，換一句話說，就是：靈修和團體的陶育是產生使命的先決條件。

但是，實際上，團體屢次只關心靈修生活的成長，並且往往爲了維持例行的活動而弄得筋疲力盡。因此，雖然內心十分渴望負起基督徒的使命，但是始終覺得這是一件份外的工作，並不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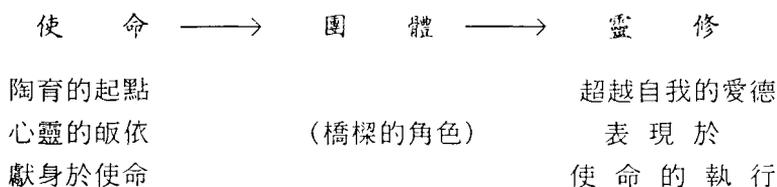
括在靈修生活和團體活動以內：或者認為執行使命與靈修和團體扯不上關係，或者因為感到團體還沒有準備就緒，已到了採取行動的時候。不論在那種情況下，他們以為，執行使命和服務社會並不是信仰生活的一部份，而是外加上去的什麼東西。這種觀念即使在一流的陶育課程中，也是屢見不鮮的。如果上面所提出的各點不幸言中的話，我們就不用奇怪，在這樣的團體裏，如果要求團員，除了在私人之間顯示溫良慈善之外，更在公眾場合執行一些任務，就會引起難堪的緊張。這夠令人掃興的。

針對上面所說的情況，本人建議以「使命」作為團體陶育的起點；團體將擔任私人圈子和廣大世界之間的「橋樑」；「行動」的靈修將更符合我們所追求的目標。試以下面的圖表說明。

目前流行的取向



另一可能的取向



今試就第二個取向的團體陶育，加以說明：

以使命作為起點

這陶育的目標是雙重的，就是：信仰生活的培育和執行使命的訓練。陶育的起點是「使命」，不是「靈修」。使命的意識將產生一種覺醒，看到為有效地執行使命，必須通過團體；同時也確認健康的靈修必然包括執行使命的活力。這是說：團體和靈修是使命的果實，而並非使命是團體和靈修的產品。

由於人們參加一個團體，屢次是為排除煩惱和寂寞，或滿足個人的需要，譬如：治癒心靈的創傷，尋找精神的寄託，或體嘗天主的慈愛；因此我們應該推行一個以團體為重心的陶育計劃，就在開始的階段，導誘成員由尋求個人的需要，轉變為追求團體的使命。陶育的課程必需幫助參與者能夠突破個人需要的狹小圈子，進而發現，在社會文化的廣闊天地內，他們所面臨的需要。個人的經歷和社會的歷史常在個人內心的需要中彼此相遇。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曾描寫了這種有意識的相遇所產生的功能，並稱之為「社會的想像」，他說：

「社會的想像」是一種心理的狀態：它幫助我們運用資訊，加以思考，進而獲得明確的透視，發現在世界上正在進行着什麼，同時又看到在自身內可能會發生什麼；它也是一種心靈的質素：它能夠給予出人意表的啟發，使人明瞭內在的狹小自我與外在的廣大世界，所存在的密切關係。

這種心靈質素有利於透視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關係，它是可以培養的。我們就可以從成員參加團體的動機出發：先安排一個與他們個人需要有關的社會環境，再導誘他們體驗自身的需要與這個社會環境之間所有的密切關係。既然我們需要參加團體，就可以問：在那個社會環境裏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促使我們感到參加團體的需要？我們再可以問：我們的需要是不是一個訊息呢？它顯示了天主對我們的召叫，要我們正視那個社會的情況，作出一些反應，因為正是這些情況使我們感到了參加團體的需要，是不

是呢？或者，我們還可以問：在聖神內的信仰生活，如何可以幫助我們把自身的需要，和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環境整合起來？

這樣的反躬自問能夠幫助我們把個人的經驗、社會文化的歷史以及福音的教導連貫起來。這些問題也可以使團員從自身的需要出發，去響應世界的要求和福音的號召。個人的需要、社會的要求、以及福音的號召，這三者的相遇，蘊育了使命的種子：因為它能夠導致參加者對自身的使命達到充分的覺醒；它也能夠促進團結的精神，因而幫助了克服無能為力的感覺，而這種無能感正是對世界作出積極反應的阻力；此外，它更將團體和靈修安放在應有的地位，就是：為使命服務。導誘團員通過這個歷程便是團體陶育的核心。

以團體作為橋樑

其次，團體另一個更富活力的形像便是「橋樑」的形像。社群可分兩種形式：一、是原始性的形式，如家庭、朋友圈子等；二、是有組織的形式，如公司、政府機構等。團體正介於這兩種形式的社群之間，因為它同時具有它們的特徵。因此，它正好擔任了橋樑的角色。原始性的社群以自然親切的交往為重，有組織的社群以冷靜官式的關係為主，而團體就成了兩方的緩衝地區。這樣，團體本身具有一種功能，可以把團員導入更廣寬的天地，並將溫和可親的私人圈子，與廣庭大眾的公共機構連接起來。

「鄰居福利促進會」是個很好的例子。它是鄰居集團與市政府之間的橋樑：它代表鄰居與市政府的官員商討行政事宜和地方設施等公務。還有，兩個城鎮間的旅館也擔任着橋樑的角色：它幫助小鎮的居民移向廣大的市區。

中間團體當然關心團體內部的良好關係，不過同時也重視達成超越團體以外的既定目標。團體固然希望團員彼此之間的交往，應比在公共的機構內，更親切、更流露個人的性格；但是卻並不

強調要達到猶如在家庭和朋友圈子裏的那種程度。彼此的支持和接受必須與追求超越團體的目標保持平衡。維持這種平衡屢次就是團體領袖所應該關心的重點。

既然中間團體是私人圈子與廣大世界的橋樑，共同的觀點和明確的目標是必要的。對此，轉變個人需要為公共使命的過程頗有幫助。團體所注視的目標既然是超越自身的，這就使團體自身成了半公開的社團，且必然地染上多元的色彩，這是公共世界的特徵。因此，分歧和磨擦就成了家常便飯。不過團員也會漸漸產生一種接受，甚或歡迎差異的心態，發展一套化解磨擦的技術，和學得一身處理多元化場合的本領，終能確立一個共同的目標。如果一個團體，它的成員能夠跨出令人陶醉的情感和諧，培養出接受差異的廣寬胸襟，更能把這些差異整合起來，合力為超越自身的共同目標而效勞，這個團體可以說進入了成功的階段。

由於團體有「任務」要完成，因此它鼓勵團員運用原始性社群的資源，以面對情緒和親密關係的場合。同時，它也幫助團員，或個別地，或集體地，在有組織的社群裏，以適當的方法，處理公眾的事務。這一切都是尊重個人尊嚴的原則下進行的。

為使團體忠於自己的目標，它有一套固定的章程作為行事的依據，如：領袖的產生，職權的範圍，團員的守則；至於有關分歧和對峙的處理和化解，成敗得失的質詢和檢討，政策的辯論和釐定，計劃的訂製和實施，以及採取實際的行動等等，這一切進行的程序，都有明文的規定。

團體的橋樑角色在陶育中的地位是相當明顯的。作為一個團體的推動者，在執行輔導工作的時候，我們可能先要觀察一下團體所呈現的是那一種形像。我們或者必須先要下一番功夫，排除那些不健全的心態。我們應該備有一套方法，以便在幫助團體自立的時候，能夠駕輕就熟。有時我們只需訓練他們當領袖的訣竅，有時卻需要教導他們如何籌備一次會議和怎樣整合團員的差異。至於促進組織成長的知識，賦給小型團體生氣的技巧，為大多數

團體的推動者，都是很有幫助的。

以行動作為核心

上面我們說過，以個人關係為核心的靈修，在私人生活的領域裏，是很適宜的：在那裏，互助、親切和友誼最受到重視。這種靈修對家庭和友誼的場合是一個很有效的支持，因為家庭和友誼的功能主要是在於情緒和感受的層次。但是，在擔任橋樑角色的團體中，以個人關係作為核心的靈修，就沒有用武之地了：因為它沒有那些公共生活和執行使命所要求的因素，而這些因素在以法定關係為架構的廣大天地中是不可缺少的。我們認為一種以行動為核心的靈修，將更符合公共生活和執行使命的要求。以行動取代個人關係，以行動作為靈修的核心，靈修影響的幅度勢必擴大，因為它提供了一個適宜於公共生活和執行使命的良好環境。

最近有兩位學者，對行動靈修的研究，作出了可觀的貢獻。其中一位是耶穌會士羅杰海特 (Roger Haight) 神父。他在一本靈修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用哲學家布隆代爾 (Blondel) 的行動觀念來詮釋依納爵的神操。有的人寫信給他，向他請教基督徒在世界中的行動有甚麼價值，他的答覆是值得提出來讓大家分享的：

首先，我們所謂的靈修，行動便是它的核心。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行動，具體地說，就是在這個世界上自由的精神活動……在這個角度透視下，神操的「原則與基礎」所觸及的必然地包括了人的行動，即人在世界中並為了世界所從事的活動；由此可見，人的行動或活動有其絕對的價值。這價值的來源是天主的旨意，就是天主決定了給人類分享他的造化能力，就是願意人類在時空內參與他創造世界的活動。天主的這一旨意構成了人存在的要素，因此，人的獲救與他在世上的創造行動或工作活動是不能分割的。

在這背景下，罪就是藐視或損毀人類行動的價值，不論是心術不正，使這美好的價值腐化變質，或者是妄用自由，逃避對世界應負的責任。耶穌的使命可以說是爲了肯定人類行動的價值：他把人類的行動提升到天主的層次，因爲他在世一生的所作所爲，就是天主生命的本身。天主的聖意無非是普遍的號召，邀請每一個人同他合作，以博愛的胸懷，以自由的行動，參與創造世界的工程。祈禱的功用就在於使信德活躍，維持和加強分享天主創造行動的超性意識。至於與天主結合，不是別的，就是與天主一起行動，共同建立他的神國。

另一位有貢獻的學者，多馬斯克拉克(Thomas Clarke)，也指正行動是靈修的首要標誌。他說：

行動的靈修適宜於這個充滿着衝突的世界，它的精神與在和諧的環境下，以個人發展為核心的靈修是很不同的。行動的靈修可以說是政治的靈修：它用非暴力的方法，爭取世界的正義與和平。

照克氏的意見，行動靈修的要務是在識別甚麼是真正的行動，甚麼是拒絕行動或迴避行動。真正的行動必須擺脫幻想、野心和工作狂。此外，真正的行動和機械式的操作也不同：後者只是沒頭沒腦的操作，而前者既能接受訊息，也會作出回應。最後，真正的行動絕不將靜觀的行動分割：它必然是靜觀的行動。

因此，在行動的靈修中，超越自我的愛德是在具有創造性的自由行動中表達出來。在這背景下，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抉擇和每一個行動，不論是爲了促進人際關係，或者是爲了執行一個任務，都取得了神聖的價值。這些抉擇和行動，可以說，成了天主垂愛世人和世人還愛天主的橋樑。

從這個角度看來，行動的靈修囊括了人類間所有的交流活動：私人關係間的活動或公共場合中的活動；團體以內的活動或團體以外的活動。此外，行動靈修所指的活動是不分性別的，因爲它

們同是男性社會文明和女性社會文明的要素。

最後，克拉克又給我們指出了，在團體陶育工作中應作的努力，他說：

靈修的目標是要求一個人在團體中發揮他行動的能力，就是在愛德中實踐真理……所有傳統的方法，例如定時默想、公私省察、集體祈禱、公共敬禮、週年退省和靈修指導等，在取用時，必須問一問：它們如何可以使一個人、一個社群、一個廣大的信者團體，排除種種阻擋，抗拒層層壓力，以便能夠真正地達到靜觀行動的境界？

結 論

梵二時代已有了二十多年的歷史，也積下了不少的可貴經驗，現在正是作反省的時候了：在教會使命的角度下，檢討一下我們在團體陶育工作中所憑藉的一些原則和所運用的各種方法。在探討我們所取用的靈修精神、所標榜的團體模式、所採取的陶育原則時，使命在整個陶育計劃中的位置，應該是一個最值得注意的要點。在過去，以位際關係為中心的靈修精神、以家庭結構為模式的團體觀念、視使命為靈修產物的一般假想，似乎是團體陶育所依據的普遍原則。不過在今日，如果能夠把正統的靜觀行動與靈修、團體、以及使命有效地整合起來，相信必能發揮更大的功效。換一句話說，如果把使命作為陶育的起點、把團體作為通向廣大世界的橋樑、以行動作為靈修的核心，這樣的團體陶育定可產生更豐富的果實。

神操——生命的蛻變

陳志明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為我個人屬靈生活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本人用聖依納爵神操方式進行一次三十日個人徹底退省，在退省當中多謝天主給自己一個好神師作陪同，並在祈禱中重新發現和肯定自己。本年初，吳智勳神父邀請我通過文字與大家分享這次感受。於是翻開日記，取出五點自己認為有深切的體味，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點，「無可無不可，最重要是承行主旨」：神師在交談中，多次用「無可無不可」這字眼。自己覺得這句話有新鮮感，有放鬆的感覺，不會那麼緊張和執著。使我回想十多年前，泰澤團體羅哲弟兄第一次來港之時，很多人也想認識他，慕名而去。但當時自己沒有這種衝動，心裏只是這樣想著：若是天主意思，定會認識這團體，否則不能認識也無所謂。數日後，在一個神父勸勉下，於是到香港仔的艇戶上探訪羅哲弟兄。過程中，看見自己的原則就是承行主旨。感謝天主，藉著這團體幫助自己去肯定及發現教會的內在精神，同時亦看見「無可無不可」是需要一份開放，不斷等待的心態。在有意無意之間，上主會進入及臨在其中。這樣使自己有一種特別和新鮮的感覺。「無可無不可」，除了天主以外，世界上沒有甚麼是絕對的。這句話最重要是讓自己繼續去認識和肯定。「承行主旨」更成為自己每日生活基本態度和原則基礎。

第二點，「反躬自問」：十多年的牧民生活裏，在工作上很多時得到他人的欣賞和讚美。這固然是一件開心的事，可是有些講座因為準備時間不足，所以未必準備得好。但他人亦會接受和欣賞，可能對方已接受自己，所以說甚麼也會接受，也覺得好。但在深切反省下，其實有很多地方可以改善，可以做得更好。有時，接受人邀請的時候，自己會想這是滿足他人抑或滿足自己的需要。又或者，這真正是他人需要抑或是自己的需要？這樣「反躬自問」的基本態度或原則，給自己一個很大提醒，特別在多工作做之時更要不斷提醒自己，反省自己究竟是怎樣的呢？究竟是真有一份偉大的精神、犧牲的精神抑或未必是這樣。所以要時時不斷地「反躬自問」，因為我深信，很多時真正的敵人還是自己。

第三點，「認識自己，正如天主認識自己一樣」：過去我亦感到自己也相當認識自己的情緒、看法或感受及屬靈生活。但當看到這句話時才發覺認識自己亦很有限，這句話給自己一個標準，就是認識自己要如同天主認識自己一樣。這很特別，很美麗。原來人需要不斷認識自己，以往也認為自己是一個很自信的人，其實在這神操過程中，它幫助我發現自己亦有很多恐懼的地方；以為自己是一個充滿希望的人，其實很多時也會失望；認為自己偉大，其實也有自私的成份。這樣覺得認識自己及發現自己會使每天的生活都變得很新鮮，每天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去重新觀看及重新認識。

第四點，「省察」，或用另一字眼——「尋根」：發覺省察在屬靈生活中佔很重要的位置。特別越忙就越需要更多空間及時間去反省。「神操」特別提醒我，省察不單著重自己的感覺開心與否，更藉此尋根行動去聆聽天主的聲音及訊息。究竟祂藉這事件向我說些甚麼？這也回應第一點，如果我不知道天主的訊息和旨意，我又如何去承行祂的旨意呢？

所以，提醒自己無論如何，每天要多些空間讓自己去反省自己所做，所講和所想的。究竟有沒有原則及聽到天主的旨意呢？

漸漸發覺到越簡單的事就是越美好的，並需要有一個有秩序的生活。有時看到「天使也可以變成魔鬼」，「越美麗的花朶有時會越臭」。這些話提醒自己要不斷划到深處，繼續去發掘內在精神。

第五點，「越來越肯定自己，整個一生是為聖言服務，自己是一位聖言服務員」：發覺自己除有教友身份及是一位神父外，自己亦有獨特的使命。就是如何去為聖言服務，時時懷著一個默觀者的態度，用太極靈修精神，尊重自己中國文化去履行教會其中一個重要訊息與精神，就是修和的使命。這亦回應胡樞機牧函內多次提及到今時今日修和的重要性。

很開心，藉著這次用聖依納爵神操的方式，進行一個月靈修，給自己一個很大的認識及肯定。使自己有更多力量去走未來的十年、二十年，直到有一天回歸天父懷中。感謝主，我期待能夠在一段長時間後，能夠做第二次神操。好使自己的屬靈生活能夠更加清晰和淨化。



神修指導的經驗

何愛珠

1980年2月，我開始了依納爵神操的全部旅程。因為我騰不出整整的30天，於是取用了「第十九條凡例」的方式，就是把濃縮在30天內的避靜神工，用一年的時間陸續來做；在這段時間內，我接受神師的指導，每週大約一個小時。

開頭幾個月，我一面度日常生活，一面做神操。接着的部份，是八天的獨居退省。起初幾天，很是辛苦，實在無法體驗創造我的天主是愛我的慈父。見到世上滿是罪惡，自己又生活在烏煙瘴氣中，感到非常沮喪。我對自己的罪以及世上的罪感到厭惡。我陷入絕望中，覺得依納爵神操太高超了，不適合像我這樣的人；即使勉強做，只是吃力不討好。真是一次可怕的感受。我自問為什麼天主要造我：看來我的一生都是註定了的，自己沒有選擇的餘地。自第二天，我就開始痛哭，一連哭了七天，直到退省結束。哭啊哭啊，一對眼又紅又腫，不覺恐慌起來。八天退省完畢之後，我覺得此時此刻，還沒足夠的條件，做30天的神操，於是就中止了。

治療往事的創傷

過了兩個月，我感到心神不寧，於是決定繼續中止了的神操。我進入神操的第二週；這時，我沒有以前那麼緊張。日常的事務

不免使我分心走意。我每天用一小時做默想，每週一次會晤神操導師。默想中，情緒時而會激動。一次，在一間小聖堂做默想的時候，我又哭起來了；我感受不到天主愛我，也無法相信天主是我的父親。

我發覺，我從未有過被父疼愛的感受，因此無法體驗天主造我愛我的慈父心腸。在這第二週內，實際上我並沒有真正投入默想中，雖然神師遵照神操的程序，依次提供聖經的章節，作為默想的題材。

我向神師談了我和父親的關係，並表示無法想像天主是我的慈父。神師回答說：「並不一定要把天主看作父親。也可以把天主看作母親，或一個知心的朋友。」真是想不到！這樣的說法我從未聽見過；但是我很快就接受了，心中頓覺一鬆，我向天主走近了一步；同時，也更容易向神師敞開我的心胸。

神師又說：「你厭惡壞事，但不厭惡做壞事的人。同樣，你厭惡罪惡，但不要厭惡犯罪的人。有些人犯罪作惡，事實上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有的甚至還以為自己在做善事哩。耶穌曾為釘死他的人祈禱說：『父啊，寬赦他們罷！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路 23:34）」這些話消除了我和天主間的隔膜。從此以後，默想時，就不像以前那麼緊張了。漸漸地，我越是看到人性的軟弱，就越能接受自己的父親。

答覆天主的召叫

在第二週神操裏，依納爵教我們用看人物、聽言談和觀察行動來靜觀耶穌的奧蹟。我便學習怎樣作深入的看、聽和觀察。這時，我才發覺在過去對許多事情，可以說我是看而不見、聽而不聞，觀察而不得要旨。在靜觀耶穌的生活時，我卻看到了淡泊生活的可貴和降孕奧蹟的意義。我就不斷自問：怎樣度日才算幸福？什麼事業最有意義？

在默想中，浮現出許多景像。在我的周圍盡是人間的悲劇，例如：非洲的疾病饑饉，南美的政治動盪，還有千千萬萬的無辜人民遭受壓迫和蹂躪。一個晚上，在默想中，我又再次見到這些景像；我感到非常悲痛，一夜不能入睡；整整一夜，面對着它們，真是可怕。我無法再忍受下去了，良心催迫我必須採取行動。我就祈禱，求天主給我勇氣，能夠為窮苦和受迫害的人，出點力量。

無意中，在圖書館裏見到一本瑪利諾會出版的雜誌。書內有一些描寫傳教士在窮苦人中生活的圖片，我讀了說明圖片的文字，十分感動。我就寫信給瑪利諾會，詢問參加志願在俗傳教工作的詳情。那時，我還不能確定這是否是天主的聖意，便徵求神師的意見。他既不鼓勵，亦不否定，只是說：「在你心靈深處的願望，也就是天主的聖意。你先試試尋找在你心靈深處的願望。」我不是不知道可能遇到的困難。曾有一時，我猶豫不決，想放棄這個計劃，撤銷我的申請。但是我並沒有改變心意，因為每當我想到同窮苦人一起生活的時候，就感到莫大的安慰和喜樂。

事實上，瑪利諾會接納我的申請，並把我安排在東非的坦桑尼亞 (Tanzania, East Africa)。對此，一方面我既高興又激動，另一方面我卻着急不知如何向家人交待。終於我把計劃告訴了母親；她一聽說我要到非洲去，她的聲音沙啞了，眼淚沿着面頰淌下；我手足無措，不知怎樣應付這個局面。我感到我分擔了耶穌的苦難：人們不了解他的心意，連他所愛的人也沒有接受他。耶穌受難的奧蹟使我更了解人性的軟弱，也堅定了我的志氣。那時，我進退維谷：既要顧及我的母親，又要忠於我的理想。我必須進行分辨，作出選擇；做這次選擇着實不容易。

我一連苦鬥了幾個月，天主終於給我指示了去路。我的弟兄發生車禍：在他身旁的朋友，當場喪生，他自己則傷勢嚴重。我們兄妹兩人的感情一向不算很好，這時，他卻對我說：「生命短促，趁早實現你的理想罷！」對我來說，這話意義深長。此時此刻，我看到了他閃爍着美麗和智慧的光輝。他始終支持我的計劃，

並幫我說服母親讓我完成我的心願。在醫院裡，面對着母親，我心痛欲裂；但是我深信天主就在那裡，支持着我，伴同着我，踏上他指示給我的旅途。異星已在面前照耀：我是否要學着三王隨着異星登程就道呢？雖然我不知道它會把我帶到那裡，但我開始收拾行李，準備啓程。我相信天主會完成他 / 她所開始的工程。

結 論

這是我做神操的體驗和隨從傳教聖召的過程；在我給你們講述的時候，我又發現了新的層面。我再一次開始尋找。生命充滿着挑戰和誘惑，人生就像是一個沙漠中的旅程。我發覺天主利用各種不同的場合給我顯示他 / 她自己。「我讚美你，因我被造，驚奇神奧，你的工作，千奇萬妙！」（見詠 139:13-14）。天主愛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並且包藏着豐富的潛能。這些潛能有待發掘。它們之所以還沒有被發掘，只是因為我們還不願意放下包袱。

在從事傳教活動的時候，我自視是那些傳教士的伴侶。他們都在尋找天主，都願意撇掉自身的包袱。「……他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路 4:18）。我無意自命為救主，但願做個包紮傷口、散佈和平的人；並願幫助他人擺脫自我的奴役。我希望自己能夠日新又新，不斷成長，並繼續創新和改善這個世界，促使天主的神國早日來臨。我也希望每一個人能夠活出一個充實的生活。天主是活力的泉源，只有在祈禱和行動中，我們才能充分發揮那股深藏着的潛能。

聖依納爵羅耀拉

(1491 — 1556)

編者

英勇果敢、義俠慷慨，忘我無私、豪爽高貴，傻傻兮兮得可愛，堂詰訶德 (Don Quixote) 立下誓言，要解救受害者的痛苦，維護弱小者的權利。他登程上道，去追求失樂園的世界；在那裏，沒有貪慾，只有友誼，沒有你我之分，只有相親相愛。爲了恢復這個失去了的極樂園，他毅然出發，去和毒龍決鬥，去消滅那些惡棍和壞蛋。

可憐的是那匹座騎，筋疲力盡，搖搖欲倒；幸好那個忠心耿耿的僕人，桑喬潘薩 (Sancho Panza)，記得餵牠飼料，才得勉強支持下去。

1491年，哥倫布 (Columbus) 發現西印度群島 (West Indies) 的前一年，在巴斯克 (Basque) 的一座城堡裏，誕生了一個嬰孩，取名依尼高羅耀拉 (Inigo de Loyola)。巴斯克正是堂詰訶德追尋巨人的地區。長大成人的依尼高也有類似堂詰訶德的英豪氣派，是個不安現狀的幻想家。不同的是依尼高知道，一個饑腸轆轆的人只聽到餓腹的雷鳴，難響應天主的號召。

依尼高雖然有着貴族的血液，但是那個時代，羅耀拉氏族已經家道中衰；這樣倒好，他沒有大量的財富可以花費，以致淪爲麻木不仁的花花公子。家境固然清寒，但仍舊是貴族階級中的一員，對封地的子民還負有保護的責任。依尼高從小接受了嚴格的教育，學習待人接物的高雅氣派，尤其以保護女性爲己任的騎士

風度。不過，高雅的氣派、騎士的風度並不能振興家道，尤其為依尼高。他在十一個兄弟中排行最小，如要建立事業，出人頭地，非得依靠智慧或刀劍，要不然，就得向神職界投靠。

事實上，曾有一個時間，依尼高在神職界裏試試運氣。他學習初步的讀寫，甚至也舉行了剪髮的儀式。但是，他的內心燃燒着冒險的火焰，他所崇拜的，都是些埃爾錫 (El Cid) 和阿瑪迪斯高利 (Amadis of Gaul) 那樣的英雄人物。這些人物待人接物精細入微，行動舉止文雅高貴，至於坦誠信實，更不在話下；但是一旦遇到了紛爭，動不動就用刀劍，結果總是以決鬥收場；至於他們的私人生活，脫不了放蕩不羈、臭名昭著八個字眼。這種生活正是依尼高所心嚮神往的。

道袍下的依尼高無異是鐵籠裏的虎豹。他十六歲那年，就是在他父親去世前的一年，我們發現他儼然出入宮廷，為西班牙王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財務大臣，委拉斯開茲 (Juan Velasquez) 的侍從。對年輕的依尼高來說，這是多姿多彩的生活：熱鬧壯觀的馬上比武，場面盛大的出巡狩獵；羅曼底克的月下幽會，爭風呷醋的鉤心鬥角；斤斤較量的沽名釣譽，寧死不辱的挑戰決鬥。依尼高天生一副這樣的性格，就是喜愛這樣的場合。

天主十誡在理論上，自然是行為的準則，但是在實踐上，那是另一件事。至於教會，這是逃避困難的地方，是慶祝勝利的場所。他向聖母祈禱，熱烈的程度，難以形容，但只是在決鬥之前。在他的晚年，曾向他的秘書透露了一些當時的心境說：「信德是有的，但並不照着生活，也不躲避犯罪；卻沉迷賭博，放縱情慾，到處滋事，動輒用武。」

這種行徑，必然會惹禍上身。在 1515 年的嘉年華會中，由於依尼高的神父哥哥得不到羅耀拉郊區聖堂的俸祿，該區的一些聖職人員受到一批暴徒的襲擊，原來就是他與同黨做的好事。依尼高於是傳到法庭受審，他竟然以聖職人員的身份，要求豁免刑事審訊的特權。虧他提得出這樣的理由：自許多年來，在他穿着的

服裝，形形色色，無奇不有，獨缺神職的道袍。最後，他略施小計，溜出城門，逍遙法外。

後街橫巷的喧喧嚷嚷，是些沒有目標的胡鬧，不能滿足他的夢想。於是 1517 年，依尼高以軍人的身份，投效納赫拉 (Nojera) 公爵的旗下。公爵的駐地是位於班法邊界上，納瓦拉 (Navarre) 境內的龐普洛納 (Pamplona)；納瓦拉是在不久之前，才由西班牙佔領的一塊土地。當地的居民在新主人的統治下，忍聲吞氣，但是心中的怒火可以從他們的眼神看得出來。終於獲得報復和解放的時機來到了：一支由數千人組成的法國軍隊，穿過比利牛斯山脈 (Pyrenees) 的谷道源源開入；興高彩烈的村民，敞開大門，歡迎法軍進城；龐城的議會已經派人給法軍送呈城門的鑰匙；衛戍的部隊，看風轉舵，倒戈了。依尼高熱血沸騰，怒不可支；他動員周圍的將領士兵，誓死堅守城中的堡壘。當守兵看到一萬二千多敵人，拖着三十樽大炮，蜂擁而來的時候，依尼高使盡了所有的氣力，大聲疾呼，提醒大家不可玷污軍人的榮譽，即使不能護衛城堡，至少要保全自己的名節。

下面是史家龐熱爾神父 (Fr. Pangert) 的描述：

法軍提出了投降的條款。依納爵說服總督拒絕接受。因為那時沒有司鐸在場，依納爵就隨着中世紀的習俗，向一個同伴辦了告解。之後，便站到自己的崗位，把守一垛胸牆。法軍砲轟堡壘，一連六個小時，摧毀了部份胸牆；法軍步兵準備衝入的時候，依納爵站在缺口，拔出寶劍迎敵。一顆砲彈擊中了他的右腿，倒了下去；接着，守兵投降，戰事宣告結束。

法軍十分優待這位受傷的戰俘，給他駁接那條折斷了的右腿，並派人用擔架送他回羅耀拉老家。可惜的是在軍營中一時找不到優良的骨科醫生，以致那次駁接手術做得有欠妥善。在羅耀拉，阿斯佩蒂亞 (Azpeitia) 的醫生給他做了另一次手術，以糾正上次手術的錯誤。這是一次痛心徹骨的手術。多年之後，依納爵追述這次經驗時，

用了「屠宰」一詞。這次手術之後，依納爵元氣大傷，不但不見復原，體力日益衰弱，一度接近了死亡的邊緣，領受了終傅聖事。情況到底有了轉機，健康終於恢復過來。不幸，最後一次手術也並非十全十美：斷骨在接合處走了位，一根骨頭在另一根骨頭之上。因此，右腿上有隆起的一塊，很不雅觀；更糟的是右腿比左腿短了一截。這樣的畸形，依納爵絕對無法忍受；因此，他要求再做一次矯正的手術；有人告訴他，這次手術的痛苦將是空前的劇烈，但是他堅持非做不可。

依納爵回憶說，他咬緊牙關，不哼一聲，甘心忍受劇烈的痛苦；但可惜不是爲了愛天主，也不是爲了做補贖，只是爲了能夠再穿上漂亮的長靴，以博得女士們的一顧。

手術後，在漫長的療養期間，依納爵躺在床上，整日做着他的白日好夢。夢中的主角是一個貴婦。他曾透露說：「她比伯爵夫人、公爵夫人還要高貴。」她究竟是誰？我們不得而知；或許只是他想像中的人物，或許是杰曼富瓦(Germaine de Foix)，班王斐迪南的寡婦。他一連好幾個鐘頭，徘徊在夢境之中，幻想着一些美妙的場合，向心中的情人表示他的殷勤，且盤算着，日後見面時，要選用什麼高雅的措詞，或炫耀那些彪炳的事跡，藉以自薦作她的騎士。

依納爵要求一些騎士之類的小說，爲充實他的夢想。可是找遍整個宅第，只得書籍兩冊：一本是耶穌言行，另一本是聖賢列傳。這夠令他失望。但是單獨一個人身臥病榻，一連好幾個月，不得起床，實在無聊之極，即使十分不願意，也只得勉強拿起來閱讀。不讀則已，一讀之下，猶如枯木遇火，立即燃着了；這兩本書，讀起來枯燥無味，卻逐漸取代了他的夢想。不知不覺地，依納爵開始了他生平的第一個退省。

一頁又一頁慢慢讀下去，一步又一步漸漸進入另一個夢境。這次，夢中的主角不是帝王和貴婦，而是耶穌和聖賢。在聖賢列

傳中有一個比喻特別引起他的注意，就是把聖賢比作「天主的騎士：他們獻身侍奉永生的王子、耶穌基督」。這些英雄豪傑，從福音中汲取了大無畏的勇氣，從事了比刀劍槍炮更猛烈、更艱難的戰鬥。依納爵幻想自己好像多明我當眾宣講聖道，猶如方濟各沿門托鉢乞食；他又想像自己隨同耶穌基督，風塵僕僕，攀山越嶺。他越來越沉醉在這個夢境中了。

史家若望凱利 (John Kelly) 寫道：

這是他第一次做默想，思考永生的真理。這初步的默想雖然簡單，卻足以摧毀他那虛幻的夢境，使他的頭腦清醒過來，面對客觀的事實，開始腳踏實地，正視現實的人生，尋求生命的意義。這是一條艱苦的道路，要求很高的代價，然而收穫多麼豐富，又多麼令人滿足。

但是，新興的意念開始消失，以前的夢想再次浮現：刀光劍影，槍林彈雨，多麼英勇；冒險犯難，負傷纍纍，何其光榮。接着，卻被另一種不易捉摸的光榮所吸引：侍奉永生的君王，給病人包紮傷口，為窮人獻身服務。在這些思念的交替之中，他注意到一個事實，就是那些羅曼蒂克的夢境所留給他的只是一大片空虛和不寧，而隨着基督同甘共苦的意念卻帶給他很大的喜樂和平安。他開始自問：這喜樂和平安會不會是真理的指標？會不會是天主邀請的訊號？會不會是表示，宮廷的奢華和疆場的光榮是一時的幻影，而犧牲和十字架的勝利是永久的真實？這實在是一個搖撼人心的問號。依納爵遇到了，所有誠意尋求生命意義的人遲早都要遇到。

現在，正如每一個蒙召的人，依納爵來到了決定性的時刻。他赤裸裸的站在天主台前，終於進出了這麼一句：「好罷！你願意我做什麼？」

然後，一個超然的景像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依納爵對不尋常的現象，一向十分謹慎，絕不輕易相信。他親口講述了那次經歷：那是一個夜裏，他清楚見到童貞聖母抱着聖嬰耶

耶穌，顯現在他的面前。一道強烈的神光直透他的心靈，使他對自己的一生，尤其是放蕩不羈的過去，一覽無遺。同時，他感到不能有半點疑惑，自己蒙召從事一項神聖的戰鬥，不是對抗現世的敵人，而是攻擊永遠的死仇，就是：無知、貪慾、逸樂，以及所有足以摧毀完美人性的黑暗勢力。他蒙召作為童貞聖母和她聖子、基督君王的騎士！

依納爵胸襟廣闊，雄心勃勃，絕不安於寧靜舒適的生活。目標一旦選定，便全力以赴，沒有什麼可以攔截他的去路。尚未完全復原之前，他已下定決心，要拋棄所有的家產財富，誓發永久的貞潔聖願，前往巴勒斯坦朝拜耶穌的聖地。他生就這樣一副性格，或者犯罪作惡，或者修德成聖，不能庸庸碌碌，都要出類拔萃，超人一等。

在去巴塞羅那的途中，經過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山的時候，依納爵在一個聖本篤會的會院中停留下來。他用了三天的工夫，省察已往的罪過，並把省察出來罪過寫在紙上，才後辦了一生的總告解；這樣，他總結了他過去的一生，開始一個嶄新的生活；這無異是一個再生的日子，那是1522年3月24日。他把所騎的驢子送給了聖本篤會院，把所穿的華麗服裝和一個乞丐交換了一身破袍，又在聖母像前，作了騎士式的守夜：整整一夜，不寤不寐，或站或跪，通宵祈禱，並把所佩的寶劍，懸掛在聖母像前的鐵欄之上。這些行動表示他的主意已定，從此開始另一場新的戰鬥。

在有些作者的筆下，依納爵活像一個鐵石心腸的軍人，冷酷無情的將領，毫不猶豫地調遣他的部隊，投入殘酷的戰場。不過，如果這些作家能夠仔細觀察一下，這個身材矮小，狀如堂詰訶德，衣衫襤褸的朝聖者，跪在聖母像前，整夜祈禱的情景，要是仍舊堅持這種說法的話，我們只能說，他們還沒有看到軍人和騎士的區別。

新的戰鬥

對於自己本身，對於新的理想，還有許多尚待發掘。因此，去聖地朝聖一事，依納爵決定移後。他遷往蒙特塞拉特附近，住在曼雷薩 (Manresa) 的一個山洞裏，爲了專心攻克舊我，聆聽天主的聖意。這裏，他那凡事都要高人一等的本色再次顯現：他下定決心，在棄世離俗、侍奉天主的道路上，務必超越先聖先賢。正如「三等入」默想中指出的，爲響應君王的號召，必須拋棄一切，死於自己，就是必須拋棄財富、逸樂、榮譽、地位、朋友、成見……，總之，所有足以蒙蔽神目、扭曲事實、疏遠天主的人、地、事、物。他這樣落力超塵脫俗，清心寡慾，是爲了擺脫三仇的奴役，獲得真正的自由。因爲誰若願意在基督的旗下超群出衆，這自由絕對不能缺少。

依納爵素來十分講究衣着儀表，現在爲了剷除這一虛榮的心理，他不理髮，不修剪指甲，也不沐浴更衣，穿着那件骯髒的破袍，在村子裏徘徊，沿門乞食；經常有一大群頑童，跟在他後面，「破布袋！老布袋！」嚷個不停。他日常的活動包括：去醫院探望病人，天天參與彌撒聖祭，每天整整七個小時跪着祈禱。

後來，他在自傳中追憶說：「在那些日子裏，沒有人指導他怎樣度靈修生活，只有天主是他的導師。天主教導他，如同學校裏的教師教導學生……。」然而，這位老師先讓他犯上種種錯誤，才後再加以糾正。他說：「在錯誤中，我學會了不再犯錯。」

他刻苦補贖，毫不留情。他守齋禁食，用苦鞭自抽，睡在磚瓦上；起初是爲了效法先聖先賢，其後是爲了向天主表示皈依的誠意。他認爲肉體既然做了犯罪的工具，理應受到訓責和懲罰。不過，後來他發現，這類苦工比起日復一日的面對真我、攻克自己來，還算是容易的哩。繼之而來的，是似是而非的誘惑：一方面，如果放鬆刻苦補贖，無異是對天主不夠大方；另一方面，要是再向前推進一步，不免有尋求虛榮之嫌。然而最使他心煩意亂的，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念頭：「你還要活上七十多年，這樣長久、

這樣艱苦的日子怎麼忍受得了？」他雖然孤軍應戰，仍能作出精明的反擊：「你這個壞蛋！你能夠保證我一個小時的生命嗎？」

他陷入了心靈的黑夜。祈禱無異是活活的受罪；告解可能不妥當的疑慮又日夜煎熬着他；惡夢是那麼可怕，處境是那麼絕望，以致他受到引誘，用自殺來尋求解脫。但是他仍堅持祈禱的神工，不放鬆克苦和補贖；他更下定了決心：「他將不飲不食，直至天主來拯救他脫離困境……。」整整一週，他不飲一滴清水，也不進一口食物。

然而，疑慮不絕，夢魘依舊……。

終於，來到了決定性的一天：天主的聖寵，如同決堤的洪流，奔騰而至；他感到他的老師好似抓住了他的雙肩，提起來抖了一下，抖淨了他一身的烏煙瘴氣。當時，他立下了一勞永逸的主意：他絕不再告明已往的罪過。就從這一刻開始，他即享有無限無量的自由。

於是，以一種我們難以想像的方式，依納爵敞開胸懷，在天主的生命中，暢飲那源源不絕的活泉。卡多內爾(Cardoner)河畔的一幕便是這一連串經驗的顛峰：那時，他坐在河邊，並不見到什麼異像，只感受到陣陣強烈的神光，滲透他的心靈；這神光開啓他的理性，一層又一層，如波浪似的透視永生的真理；這神光又震蕩他的意志，溶合再溶合，像乳水般的結合天主的聖意。這神光那麼強烈，在他身上所造成的變化那麼徹底，以致「使他前後判若二人，又令他對事物的看法煥然一新。」

從此以後，依納爵對他人更加開放，待人接物更加和藹可親。由於過度的禁食和補贖，他終於體力不支，倒了下來。復元之後，他欣然停止了嚴厲的克苦：脫掉了古怪的服裝，清理了蓬鬆的頭髮，修剪了又長又髒的指甲。他外表的穿着其實改變得並不很多，但是總比布袋的裝束好得多了；然而他內在的生活已不可同日而語，靈修生活的進步何止一日千里。

神操

就在這一生關鍵性的階段中，依納爵開始鉤出了神操一書的輪廓。這是一本靈修手冊，裏面所記錄的是他本人的靈修經驗。它的功用是在幫助他人，可以不必重蹈那些足以致命的覆轍，而獲得他所獲得的大覺大悟，抵達他所抵達的心靈自由。在神操一書中，依納爵構想退省導師和退省者並肩而行，一起努力，用大約四週的時間，借助默想和靜觀等操練，伴同退省者踏上靈修的旅途，不受自愛的蒙蔽，不因恐懼而畏縮，而終能抵達心靈自由的境界，找到天主給他預定的計劃。

這條心路歷程要求一個先決條件，或者說，整個神操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靈修生活的成長要用克勝自己來衡量。一個靈魂越能擺脫自我中心的羈絆，越能發揮信仰生活的活力，這是依納爵在神操書中一再強調的。在一連四週的操練中，退省者首先思考人受造的宗旨、應達成的使命、以及阻礙達成使命的罪惡。接着瞻仰耶穌基督在世的完美生活：汎愛眾人，一如兄弟手足；自謙自卑，甘為人之僕；交付自己，在十字架上完成壯烈的犧牲。最後體驗踰越奧蹟的歷程：由苦辱進入光榮，由現世短暫的生命進入沒有死亡、沒有自私、沒有奴役，愛火炎炎、超越時空的新生。

每一個耶穌會士的生活，在表面上盡管有很大的分別，但都以同一的原則作為行動的基礎。這個原則可以這樣說：人受造的目的，是為讚美、崇敬、事奉我們的主天主，因此而拯救自己的靈魂。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為人而造的，為幫助人追求他所以受造的目的。人取用世物，常該看自己受造的目的：它們能夠幫助多少，便取用多少；能夠妨礙多少，便放棄多少。因此他們在取用世物的時候，內心力求保持不偏不倚：不重視健康甚於疾病，不重視財富甚於貧窮，不重視尊榮甚於屈辱，也不重視長壽甚於短命，只選擇那更能幫助他們達到受造目的的事物。他們更懷着這自由的心靈，追隨貧窮謙遜、良善可愛的君王，走遍天涯地角，

傳揚福音，宣告業已來臨的天國。我們可以借用依納爵的一句話來總括耶穌會士的一生。他在派遣會士時向他們說：「去罷，把世界點燃起來！」

朝聖者

1523年2月尾，依納爵離別曼雷薩，前往巴勒斯坦；那時，他袋中一文不名，感到無限的輕鬆，非凡的快樂。他肯定這次朝聖是天主的聖意，因此，沒有什麼可以阻他前往聖地；即使是地獄般的苦痛，惡劣的氣候，海盜的襲擊，回人的虐待，都不能動搖他的決心。事實上，上面的那些困難他都一一遇到了。

一連90個難忘的晝夜，他披荆斬棘，風塵僕僕，來回於聖墓和約但河、耶路撒冷和橄欖山之間。布神父(Fr. Brodrick)稱之為「巨大的流浪漢」。如果他拿定主意，決心留在聖地，用他的餘年，從事歸化土耳其回教徒的工作，沒有人會感到意外。但是，聖地的方濟各會會長，卻不贊同他的主意，因為怕他那種神火炎炎、長驅直入的作風，會給教友和回教徒之間的關係，造成緊張的局面，因此毫不含糊地否決了他的計劃。依納爵認為會長的命令給自己表達了天主的聖意。既然天主不願意他留在聖地，就到另一個地方去罷；於是在海法(Jappa)上船，經過了三個月的航程，返回歐洲本土。

自從在曼雷薩蒙受了皈依的恩寵之後，依納爵滿腔熱情，渴望幫助他人度充實的生活。既然聖地與他無緣，他就集中他的精力，入學讀書，作領受鐸品的準備。這是另一個旅程，不如去聖地那麼多姿多彩，卻要求更多的心血，更長的歲月，足足十年之久。

依納爵能讀能寫。這為當時的貴族子弟，已是不算小的成就。因為在那時候，不到百分之五的成人，他們所受的教育，相當於今日一個七歲學童的程度。但是依納爵不識拉丁文。因此，雖然

已有三十三歲一把年紀，曾是雄糾糾的一名騎士，他還要把雙膝勉強塞在書桌下面，坐在學童之中，花了兩年的時間，艱苦地學習拉丁語的文規和變法。正如塔爾索的保祿、希波的奧斯定，依納爵羅耀拉是一個遲來的聖召。

巴塞羅那的拉丁語課程結束之後，便去阿爾卡拉 (Alcala) 就讀大學；之後輾轉至薩拉曼卡 (Salamanca)；由此至巴黎 (Paris)。他靠乞食度日，用很長的時間祈禱，也教導他人祈禱。他當街向群眾宣講，談論基督徒的生活。他多次出入監獄的門閘，接受宗教法庭的查詢；每次法官都宣告他的言論正統可靠，當堂無罪釋放。不過，他也時常犯上錯誤，並在錯誤中學習不蹈覆轍。

譬如：在阿爾卡拉大學，上課的班級可由君任選，學科的數目也沒有限止。依納爵雄心勃勃，急不能待，妄想一下子吞下一切，於是，聖經、文學、神學、哲學統統都選上了。結果，辛苦了一年所得到的，只是一腦子沒有消化的觀念。

此外，依納爵也悟解到，人雖然不只靠麵包而生活，但是沒有了麵包就不能生活。如果每天要靠求乞來過日子、交學費，那裏還有時間來做功課、行祈禱。因此，他制定了一個計劃：利用夏天的假期去求乞，為下一個學年籌得足夠的經費。

在巴黎，依納爵以 43 歲的年齡，完成了哲學課程，取得了碩士學位；但是神學一科始終沒有讀成。昔日那些嚴厲的苦工，以及不知厭倦的操作，已經摧毀了他的健康。在自傳中他給我們披露說：「在巴黎那個時期，他受到胃痛的折磨。劇烈的胃痛，每兩個星期就要經歷一次，每次整整一個小時，接着便是高熱。有一次，胃痛竟一連持續到十六至十七個小時。那時，他剛讀完文科，正在修讀神學，胃痛卻不斷惡化，又找不到止痛的方法，雖然試過多種藥方，但是總歸無效。」

依納爵受到胃痛的糾纏，足有三十多年，直到他去死為止。死後，他的屍體接受防腐處理，施工的醫師寫道：「我親手從他的腎、肺、肝和門靜脈中，取出五顏六色的石子，數不清究竟有

多少。」 「在錯誤中，我學會了不蹈覆轍。」

耶穌會

在十年的求學期間，依納爵給一些同窗學友講授神操。第一個是伯多祿法夫爾(Pierre Favre)。他是依納爵在巴黎大學的同室，也是後者的學業導師。他那時正受着心窄的折磨，便向依納爵透露自己的疑慮、所受的誘惑、以及對人生的困惑。他將在幾個月內領受鐸品，但還不能肯定走這一步是否正確。他很幸運巧遇這位靈修專家。他在依納爵的指導之下，舉行30天的神操；之後，在1534年5月領受了鐸品聖事。

法夫爾的另一個同室，名叫方濟各沙勿略。他和法夫爾完全不同。他是一個貴族的後裔，但是家道業已衰落。他在兄弟中排行最小，在童年時代就失去了生父。沙勿略立下宏願，決心要重振家族的聲望。他對依納爵沒有好感。這個步步迫近他的人物，比他年長十五多歲，不修邊幅，衣衫襤褸，動不動穿插熱心的談話，久不久批評他追求財富的態度；最使他反感的，他竟然當衆上街沿門求乞。

前來請求沙勿略指導的學生漸漸增多起來，更有人暗中贈送禮物有意和他結交；他心中暗暗自喜，慶幸自己走運的時刻終於來到。但是不久他意外地發現，爲他遣送學生和給他贈送禮物的不是別人，竟是那個走起路來搖搖幌幌，沿門求乞的跛子依納爵。沙勿略感到困擾了。他開始驚訝，繼而欽佩，最後隨着依納爵的指導做了神操。自此之後，沙勿略脫胎換骨，前後如出二人；一個未來的富有堡主，一躍而爲東亞的傳教主保。依納爵事後說，在他所征服的人中，沙勿略是一個最頑強的對手。但是，依納爵也是一個驚人的征服高手。

接受依納爵的指導做神操的尚有其他多人，不過事實證明他們尋找本人的滿足，超過追求天主的聖意。但是其中有七個人，

他們事奉天主的決心始終沒有動搖。這志同道合的七人就是：依納爵，法夫爾，沙勿略，西蒙·羅德里格斯(Simon Rodriguez),迭戈·萊內斯(Diego Laynez)，阿隆索·薩爾梅龍(Alonso Salmeron),以及尼古拉斯·博瓦迪利亞(Nicholas Bobadilla)。他們用了很長的時間，商議討論，祈禱思考，企圖確定天主願意他們做什麼。那時，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是在創造歷史。

最後，他們一致決定，向天主許下貧窮、貞潔、赴耶路撒冷朝聖三個誓願。但是，如果朝聖的誓願無法實行，他們就去羅馬，把自己交給教宗，聽憑他的支配，接受任何他所指派的工作。1534年，聖母升天瞻禮那天，他們一早自巴黎的拉丁區出發，前往致命山(Montmartre)，在安放聖德尼(St.Denis)遺體的小堂裏，由他們中唯一的司鐸，法夫爾神父舉行彌撒聖祭；到了領聖體的時候，法夫爾神父轉身面向眾人，高舉聖體，他們輪流跪在聖體面前，宣讀誓文。這是「無限美妙」、沒世難忘的一刻。

在下一個月裏，另有三人，跟着法夫爾神父做了神操之後，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他們是：克洛德·勒熱(Claude le Jay),帕斯卡茲·布羅埃(Paschase Broet)，和若望·科爾迪(Jean Cordure)。他們一行十個人，一同啓程赴威尼斯(Venice)，為等待去聖地的船隻，同時也為請求聖父降福他們朝聖的旅程。就在等待期間，他們先後領受了鐸品。由於地中海一帶的戰事連綿不斷，他們的行期一再移後。這真是一個漫長的等待，足有兩年零六個月。然而他們並不坐在碼頭上望着大海空等，卻利用這等待的時間來做傳教的工作。他們雙雙分散到意大利各地，走遍村鎮都市，講要理，聽告解，指導神操，探訪醫院，教授神學，講解聖經，以及收容無家可歸者，和救助染上時疫的病人。一時，他們的名聲傳遍遠近地區，一直傳到教廷。教宗就指派他們調解紛爭，甚至委任他們進行整頓修院的工作。

去耶路撒冷的行程一再遲延，且又遙遙無期；他們漸漸明白，這個計劃並非天主的聖意；於是他們集合起來，共同分辨以決定未來的去向。他們分辨的焦點是：應否保持團結合一，使目前的

這個團體持續下去？正的方面：如果要保持的話，就要由他們中選出一個長上，為接受成員的服從誓願，以維護團體的團結合一；並為督導新進成員的培育工作，以確保團體的優良質素。負的方面：他們考慮到，維持團體的團結合一，會不會妨害事奉天主的行動自由；對於這自由，他們給予極高的評價。一連好幾個星期他們熱切祈禱，交換意見；最後他們決定，請求教宗批准他們成立一個修會；不過，這個修會和傳統的修會是很不同的。

這個修會的第一要務是從事使徒工作；會士並不退居在會院內潛修，而是進入大庭廣眾，以服務人群來事奉天主。在三願之外，更加上聽從教宗派遣的誓願，就是只要教宗有令，不論任何地區，或隻身前往，或結伴而去，總不推辭。貧窮的誓願是很徹底的：任何事物不單不佔為私有，連佔為私有的權利也要完全拋棄；會士一概不接受教會中如主教、樞機等尊位，除非教宗下達非接受不可的命令。會中的最高決策權，不隨從一般修會所習用的方式，不在代表會議，而在總會長一人。此外，為了確保行動的自由和靈活，會士不定時集合，公誦日課：這也是一項相反傳統的措施。

羅馬處理他們申請創會的步伐慢如蝸牛。一年過去了，沒有一點下文。偏偏依納爵生就一副頑強的性格，如果他肯定了一個計劃確實是天主的聖意，就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他實現這個計劃。為了化解有些樞機大臣的反對，尤其是對於不公誦日課這一點，他們十個同志，每個人奉獻了三百台彌撒，祈求天主使教廷理解他們的用意。同時，他們在里斯本 (Lisbon)、費拉拉 (Ferrara)、帕爾馬 (Parma)、博洛尼亞 (Bologna)、謝納 (Siena) 等地，請求具有影響力的人士，發給書面文件，指證他們的懿言嘉行，以及使徒工作的成績。終於，教宗保祿三世頒下「軍旅教會」(Regimini Militantis Ecclesiae) 上諭，批准了他們所呈上的會憲大綱；耶穌會於是誕生了，那是 1540 年 9 月 27 日，距今年正巧 450 年。

在下一年的四旬期內，五十歲的依納爵，雖然拼命地推辭，

竭力地抗拒，最後還是接受了眾人一致的意願，當選為耶穌會的首任總長。

初創期

1540年，耶穌會初創的時候，只有會士十名；16年後，依納爵逝世的時候，已有會士一千名。

一如飛揚的柳絮，耶穌會士似乎突然在歐洲各地出現，激起了一片蓬勃的生氣。他們所到之處，許許多多青年，受到啓發和吸引，紛紛要求加入他們的行列。例如：布羅埃去謝納，給大學生講授神操；勒熱到博尼奧萊亞(Bognorea)，為當地的居民調解紛爭；博瓦迪利亞被遣往伊希亞(Ischia)，薩爾梅龍和布羅埃往愛爾蘭(Ireland)，法夫爾和勒熱往日爾曼(Germany)；萊納斯和薩爾梅龍在脫利騰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中，成了最有影響力的神學專家。

他們風塵僕僕，馬不停蹄，分施天主的救恩，激發生命的活力，終日忙忙碌碌，甚至無暇休息。勒熱神父寫道：「目前，我留在聖堂裏從早到晚，直至深夜，才能離去。有些日子，一清早，人們竟然攀越牆壁，在我的屋裏，等候我去聽他們的告解。」

總會長

依納爵出任總會長一職，實在相反他的天性和本意。過去的五十個春秋，自軍人至朝聖者，而至神火炎炎的使徒，始終是個多姿多彩、五光十色的生涯。即使在求學期間，他仍舊上街沿門求乞，當眾宣講聖道。積極的行動、慷慨的服務是他的天性，並且已經如此這般地生活了半個世紀。但是，在他一生的最後十六個年頭，為了必須有人擔任這項職務，為了服從天主明確的聖意，這位滿懷心火的人，甘心靜稍稍地關在辦公室裏，做着伏案的工

作。

在十六年的總會長任內，依納爵一共寫了七千多封書信；親自甄別所有請求入會的候選人；創立育幼院，收養孤兒孤女；開設收容所，照顧自新的風塵女子。然而下了最多心血，費去最多精力，他所完成的最重要工作，便是撰寫耶穌會會憲。這部會憲結合了神操的理想和實際的行動，是依納爵祈禱、經驗、和分辨的結晶。它包括：收錄和辭退會士的原則，會士靈修和學識的陶育，修會的組織和治理，以及維護團結合一的措施。依納爵特別小心避免一般會規易犯的有害傾向，就是足以窒息生氣和活力的硬性規定。只要拿起會憲瀏覽一下，就可以發現在章節之間穿插着這一類的詞句：「應依照着聖神的推動和指示」、「須考慮到個人、地區、和時間的因素」、「要觀察對實際的情況是否有益」等等。依納爵給奧利維爾·馬納萊(Oliver Manare)寫信表示，人只是下達命令，天主卻給人分辨的能力。依納爵又要他安心泰然地依照實際情況的需求下判斷，不必斤斤較量地死守成規。論及神操，依納爵更寫道：「靈修導師最大的失錯，莫過於把個人的喜好，強加給他人，認為對自己有利的，為他人也有益。」

會憲的對象不是一大群從同一個模子裏倒出來的人物：他們虔誠如曠野的隱士，精明如當舖的老闆，彼此間性格的差異不下於綿羊和猛虎分別。看起來難以實現的團結，基於一顆堅不可破的核心，就是福音教導的捨己為人，以及神操標榜的攻克自我。捨棄自我，獻身服務，聖化他人，這正是耶穌會士成聖的關鍵。貧窮、貞潔、服從三個聖願，首要的功用，也無非是在擺脫自我，俾能自由地獻身為他人服務。攻克自我，擺脫自我中心的束縛，豈不是為了使自己在天主手中作為一個得心應手的靈活工具？

依納爵心目中的會士是個不平常的人物。申請入會者的動機並非個個純正：有的為了尋找新奇，有的為了逃避現實，也有的為了尋找自己。因此，為了確保會士的質素，必須設計一套甄別程式，訂定一個錄取的標準。起初，依納爵來者不拒；後來，他在錯誤中學習不蹈覆轍。他說：「我有一個希望長壽的理由，

就是假我一些時日，以便收緊進入耶穌會的門戶。」為考驗純正的動機，依納爵所採用的試金石是查問請求入會者，是否下定決心，甘心忍受人間的輕慢侮辱，樂意與耶穌度貧窮的生活。如果他目前還沒有這種英豪的決心，依納爵就問他，是否渴望有這樣的決心。這是入會的最起碼的條件。要是連這種渴望都沒有，不必再談其他了。

漸近 1556 年，折磨已久的疾病，日益嚴重。寒熱交替的次數，不斷增多。有時一連數日，不能起床。他遷居羅馬讀書會士的會院靜養，情形略為好轉。但是，依納爵不是一個安於休息的性格。他曾說過：「耶穌會的工人，馬不停蹄；一隻腳着地，另隻腳準備起程。」1556 年 7 月 31 日早晨六點至六點三十分之間，羅耀拉的「巨大流浪漢」，踏上了他最後的旅程。

結 論

在不少人的想像中，依納爵是一個面無表情，意志如鐵的軍人，這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認識他為人的緣故。這種想法與事實本身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這裏，請聽聽一則逸事，是一個名叫伯多祿·里瓦德內拉(Pedro Ribadeneira)的初學修士講述的：

依納爵神父口才不好，也沒有演講的天才。他學意大利話不多，講意語錯誤百出。那時，我年幼天真，坦白告訴這位聖善的老人，說他的意大利話犯了許多錯誤，又夾雜不少西班牙語的句子；我向他建議應該改善一下。他對我說：「好的！以後我講話時，請你把我犯的錯誤記錄下來，幫我改善。」

下一天，我就帶了一本小冊，留意神父的講話，凡有不正確的發音，錯誤的句子，都記錄下來，以免遺忘。在一次講道中，我發覺並非只是這裏有一個字發音不對，或者那裏有一個句子句法錯誤，而是整篇道理錯誤百出，

真是記不勝記；我望洋興嘆，不想再記錄了。事後，我把實情告訴了他。他聽了說：「呃，伯多祿，讓我想想看，為了天主的光榮，可以做點什麼？」

那時，我大約十四歲，現在回想起來仍覺得有趣。記得，有一次，他總結道理的時候，在短短的一句中，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交錯縱橫，傾巢而出(Amar a Dio, con todo el core, con toda l'anima, con toda la voluntad...)。雖然語句錯誤百出，但是語調誠懇有力，他的面孔洋溢着天上的光輝。道理一完，大批人群，齊向告解亭擁去。

依納爵為人簡單謙卑，卻能夠完成如此偉大的事業，究竟有什麼秘訣？或許由於他具有若望二十三世的那份氣質。若望二十三世簡單謙卑，待人接物和易可親，但在聖教會裏是個叱吒風雲的人物。謙卑和偉大的對立只是表面的。徹底棄絕自己，可以使心靈擺脫任何牽掛；達到這個境界的人，能夠享受無限無量的自由，不受任何外來事物的影響；不受成見的蒙蔽，不受恐懼的威脅，不受輿論的左右；這樣，便成了天主手中靈活的工具；即使遇到什麼難以預料的場合，或者陷在如何棘手困難的處境，只須天主稍微示意，就能立即整裝出發，勇往直前，非達到完成天主計劃的目標，絕不罷休。

依納爵，一如舊約的先知，一如耶穌基督自己，一旦從天主手中接受了一項任務，便全心、全意、全力以赴。有時候，他看起來十分頑固；其實，更好說是擇善固執：這無非是赤膽忠誠、徹底服從的另一個名詞。

依納爵的遺產並不是一件現成的贈品，而是一個號召，邀請我們在事奉天主的道路上自由地擺脫一切，甚至擺脫自己。

依納爵羅耀拉

致德肋撒雷哈德修女書（一）

(1, 99-107. 函 7)

德肋撒雷哈德 (Sr. Teresa Rejadell) 是西班牙巴塞羅那聖嘉勒修院 (Monastery of Santa Clara, Barcelona) 裏的一位修女。她出身望族，聖德亦出眾。依納爵經常給她靈修指導。這信論及分辨神類和處理心窄的問題，是一個珍貴的文件，因為是神操一書作者自己對書內有關章節的註腳。

威尼斯，1536年6月18日

願主基督的恩寵和聖愛常常護衛我們，援助我們。

妳的來信，已於日前收到，使我在主內感到很大的喜樂。妳獻身侍奉天主，並切願在侍奉天主的道上不斷前進。願萬物顯示天主的美善，願天主受光榮。

信中妳說，卡塞雷斯 (Caceres) 要把有關妳的事給我詳細訴說。他已給我寫了信。他不但給我訴說了有關妳的事，也逐一細述了他給妳的指導。讀了他的信，覺得再沒有什麼可以加添的。雖然如此，妳的來信使我對妳了解的更清楚，因為個人的親身經歷，別人的轉述總不及當事人的自述更準確。

妳要求我，看在天主的面上，做妳的靈修導師。我雖然無功

無德，但自多年以來，天主賜給了我誠切的願望，盡我所能的，給隨從天主道路的男男女女，分施喜樂，並為落力侍奉天主的靈魂，提供幫助。我深信妳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因此我十分願意接受妳的要求。這樣，也實現了我的願望。

妳也誠摯地要求我，把天主使我領悟到的，以及在主內理解到的告訴妳。我很樂意坦白地給妳講講我的意見；我的措詞有時看起來嚴厲，當知它所針對的是設法擾亂妳的仇敵，而不是妳本人。他的企圖倒並不是想引妳陷入重罪，背離天主，而是把妳導入兩個錯誤，以達到阻擾妳侍奉天主和使妳失去內心平安的目的。第一、他誘妳墮入虛偽的謙遜；第二、他使妳產生過度的畏懼。在這兩方面，妳的掛慮過了份。

人類的仇敵依照他慣用的技倆，把各種困難和阻擋放在那些決心愛天主並開始侍奉天主者的面前，這是他攻擊靈魂的第一件武器。譬如他向他們提出這類問題：「沒有朋友作伴，沒有親人愛護，沒有財物享受，這種克苦補贖的生活，你怎麼能夠長時間忍受得了？何必要度這種孤獨寂寞、終日操勞、沒有休息的生活呢？其他方式的生活不是也可以安安穩穩地救得靈魂嗎？」他用虛假的想像，叫他們相信自己要活上許多年，比實際的壽命更長，而且要受很大很多的苦，比實際的痛苦更大更多。可是他卻不讓他們想起，誰投入主的麾下，獻身為主服務，克勝種種困難，偕同主基督任勞任怨，天主為他們所準備的安慰和賞報是豐厚的。接着，人類的仇敵運用第二件武器，就是驕傲和虛榮。他鼓動人幻想自己有很多的優點和高超的聖德，因而高抬自己，遠超過實際的功德以上。如果主的忠僕，識破他的陰謀，反而自謙自卑，拒絕他的花言巧語，他就使出第三件武器，就是虛假的謙遜。他見到這個主的忠僕既善良又謙虛，守全天主的誠命，承認自己的無用和軟弱，一點也沒有自高自大的意思，他就叫這個靈魂相信，如果向人談論自己所受到的恩惠，甚或只興起想談論的念頭，就是有意嘉獎自己，便犯了貪求虛榮的罪過。這樣，他就阻止了這個靈魂講述天主的恩惠。他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不讓天主的恩

惠在這個靈魂身上，或在別人身上結出果實。因為他知道，如果一個靈魂思念天主的美善，就會嚮往更卓越的事物。不過我們在談論的時候，應該小心謹慎，動機必須純正，只爲了他人或自己的真正利益。如果知道別人懷有善意並估計會相信自己又能從中獲得神益，在這種情況下，講述個人的恩惠才能對他人有益。因此，我們的仇敵一旦見到了我們自謙自卑，就順水推舟，把我們推到極端，陷入虛偽的謙遜。

妳信中說的，正印証了我上面所講的。妳承認自己軟弱害怕，固然很對；接着，妳卻表示妳是一名可憐的修女，又說自己或許渴望侍奉主基督。妳不敢直說：「我渴望侍奉主基督。」或「主感動我，使我渴望侍奉祂。」而只說：「我或許有這樣的渴望。」妳不是不知道侍奉天主的渴望並非出於妳自己，而來自我們的主。如果妳說，是主給了妳侍奉他的熱切願望，妳便是在光榮天主，因為妳是在顯揚他的慈善；妳感到自豪，並非由於自己，而是由於我們的主，因為妳並不把天主的恩惠歸功於自己。

我們要認清敵人的戰略。如果敵人引誘我們自高自大，我們就自謙自卑，把自己的罪過和可憐置於目前；要是他引誘我們敗興失望，我們就在信德和望德內振作起來，回念天主所賜給我們的種種恩惠，並記得天主怎樣以慈愛和憐憫的心腸眷顧我們，樂意賜給我們救恩。敵人說話根本不理是真是假，他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打擊我們，取得勝利。

請留意看看那些殉道烈士罷！他們在外教的法官面前，怎樣聲明自己是基督的門徒？現在人類的仇敵在妳面前，花言巧語哄誘妳，聲色俱厲恐嚇妳，設法解除妳的武裝，使妳害怕恐懼，感到無能爲力，妳不想鼓起勇氣，直截了當的聲明自己渴望侍奉天主嗎？是的，妳應該毫不含糊地答覆他，大無畏地宣佈自己是基督的門徒，寧死也要事奉他。如果仇人同妳講天主的公義，妳就向他講天主的仁慈；要是他同妳講天主的仁慈，妳就向他講天主的公義。我們必須這樣應戰，就用他的戰術去對付他，使我們在侍奉天主的道路上不受他的騷擾。德訓篇說：「小心不要受人誘

惑；昌盛時，小心不要墮落。你具有智慧，不要虛心謙讓，怕你因示弱，而被人愚弄。」（德 13:10-11）

此外，敵人假借謙遜的美名（其實是虛偽的謙遜），在我們心中激起怕情，他的目的只是為了阻止我們講論美好、神聖和有益的事物。下一步，他便煽起更大的恐懼，使我們害怕和天主分離，被天主所拋棄。一般來說，後者是前者的結果。第一步他得其所願，第二步便輕而易舉了。為說明這一點，容我指出敵人所依據的另一套邏輯。如果一個人的良心粗大，什麼事情都隨隨便便，把犯罪不當一回事，敵人便盡量放寬他的良心，使他把小罪認為不是罪，大罪只是小罪，窮兇極惡的大罪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事；在這種情況下，敵人所利用的是粗大的良心。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的良心是精細的（精細的良心本身沒有什麼不好），這樣的人，不但小心遠離所有的大罪小罪（事實上，我們無法完全避免小罪），連罪的影子、任何缺點和不成全也盡量躲避；這時敵人的手法是使他的良心多疑，把不是罪的也認為是罪，又把成全美好的看成是不完滿的；敵人的用意是使這個靈魂疑神疑鬼，心煩意亂，成爲一個可憐蟲。這也是敵人慣用的技倆：如果他不能引誘一個人犯罪，至少讓他受動輒皆罪、寸步難移的折磨。

如要追究這些恐懼的來源，有兩種情況值得注意。第一種情況是主所賜的恩惠，第二種情況是主所允許的際遇。在第一種情況下，天主賜給我們神慰，掃除所有的不安，讓我們體嘗他的聖愛。他給某一些人超見明達，給另一些人啓示奧秘，以準備領受更大的神恩。總而言之，有神慰的時候，一切都容易忍受，考驗時仍能有喜樂，紛擾中可不失平安；享有神慰的人，胸懷開朗，陽光一片，萬里無雲，和暖絢麗；雖然受試探，試探也是輕鬆的，即使有痛苦，痛苦也是可愛的。這神慰給我們開闢可循的道路，顯示危險的陷阱。我們不能經常享受神慰，不過到了適當的時候，爲了靈修生活的進步和成長，天主自會賜給我們的。

在第二種情況下，就是當神慰失去了的時候，天主允許我們受到人類仇敵的引誘。他運用各種技倆，旨在折磨我們。在這個

時候，我們的心境與上面的完全相反。我們感到憂悶煩惱，又不知道爲了什麼。做祈禱，心如枯木；靜觀時，不能集中；嘗試與天主交談，覺得詞句空洞；閱讀天主的聖言，看不出有什麼意義。敵人看到我們自覺軟弱可憐，無能爲力，就進一步說服我們，叫我們相信，自己已經被天主拋棄了，因此我們所做的一切，或想要做的一切，什麼用處都沒有。於是我們敗興絕望，全面癱瘓。這裏，我們可以找到恐懼的根子；我們失去了神慰，遭遇了誘惑，注視自己的軟弱可憐太多太久了；這是因爲我們接受了敵人的暗示，中了他的圈套。因此，我們必須警惕，識破他的詭計。在享受神慰的時候，我們應自謙自卑，存想試探誘惑不久就要來臨。在感到神枯的時候，我們要採用相反的措施，就是不允自己注視那些消極的感覺，而要耐心地等待主的神慰，靜候我主來臨，把我們心中的愁雲一掃而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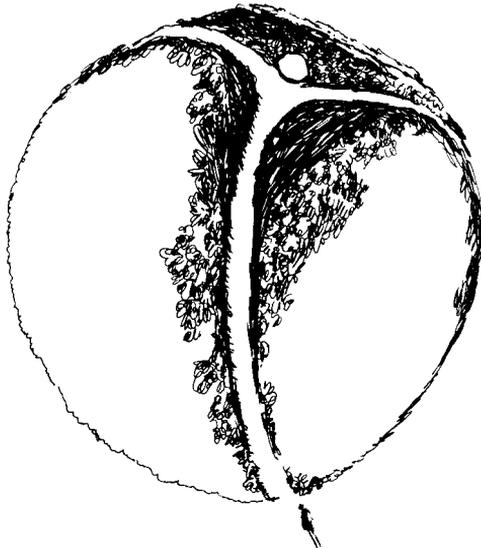
最後一點：如何知道我們的意念乃來自天主，又怎樣從中採取神益呢？天主推動我們做這事，或啓發我們做那事，多次用下面的方式：他先以神光照耀，開啓我們的神目；再用無聲之言，在我們的心內細言密語；又提升我們的心靈，沐浴在天主的聖愛之中；多次，神光那麼強烈，我們悟解天主的聖意，不能有絲毫的懷疑；而邀請那麼有力，即使我們不想接受，也無法抗拒。此時此境，我們的意念，就是天主的聖意，也必然符合天主的誠命，教會的訓導和長上的命令。但是，我們仍應小心提防不受愚弄：因爲在享受神慰神光之後，緊接着的那段時間內，敵人很會利用神慰和神光的餘音，引誘我們在天主的聖意上，加添一些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他的目的還不是混水摸魚，混淆是非，扭曲天主的聖意？

多次，人類的仇敵也能引誘我們蔑視天主的聖意，並在我們面前放置或真或假的困難，以阻止我們徹底執行。這裏，我們尤其要提高警覺。有時，他引誘我們採取某種形式的保留態度：壓制內心的願望，對神聖的事物緘默不言；有時，卻慫恿我們尋求個人的滿足，或隨着本性的衝動，滔滔不絕，談的過了分寸。在

談論神聖的事情上，我們所尋求的，不是個人的滿足，而是他人的神益。敵人的手法不外是誇大或抑制天主的神恩，這是我們應該小心提防的。在幫助人的時候，我們好似伴同他越過一帶沼澤：如果有踏腳石可以安步，即是說，我們的談論對他有益，就不可猶豫，應該勇往直前；如果遍地都是污泥，沒有放足的地方，即是說，我們的談論對他無益，甚或足以引起他的見怪，就必須明智，暫時保持緘默，等到有了適當的機會再說也不遲。

這類問題必須作詳細和深入的講解，在信中是很難用三言兩語道盡的。雖然如此，有些題材不宜當面交談，更好用書信表達。如果天主願意，希望不久之後能和妳面談，以便把事情講得更加清楚一點。目前，卡斯特羅 (Castro) 就在妳近旁，妳可以就正他，這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既然妳要我在主內講講我對妳的觀感，我就坦白告訴妳，如果妳曉得怎樣保持妳所領受的一切，真是有福的。

願至聖聖三沛降恩寵，使我們認清天主的至聖聖意，並能夠徹底奉行。



依納爵羅耀拉

致德肋撒雷哈德修女書（二）

(1, 107-09, 函 8)

指導靈魂，用詞必須準確。默禱應該從容自然，勿使心身筋疲力盡；健康的身體有助於祈禱的神工。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要明白，天主對我們的愛是在於使我們對天主的愛日益堅強熱烈，更徹底地排除足以阻礙侍奉天主的種種思念。時時處處符合天主聖意的靈魂，就是自己身體的主人。

威尼斯，1536年9月11日

願基督的恩寵和聖愛時時處處助佑我們，支持我們。

兩封來信先後收到。第一封信，我已作了詳細的回覆，此時，諒妳經已收到了。第二封信，只有短短幾行，是第一封信的補充；在此，容我作簡單的答覆。

信中妳說，我感到一無所知，十分懦弱，等等。只這幾行，已道出了許多。但是妳又加上一句說，這種情況是接受了許多含糊不清的靈修指導之後才有的。我同意妳的說法。浮浮泛泛的靈修指導，尚未了解實況而提供的建議，對當事人沒有多大的幫助。不過天主曉得靈魂需要什麼，自會及時給予補助。

所有運用思考的默禱都會使身體疲勞。然而尚有其他種類的

默禱，容易做，不吃力，思考簡單，對心靈和身體不加給什麼的壓力。這類祈禱不但不使身體疲勞，反能令人輕鬆安息，但是不能缺少下列兩個條件：就是足夠的營養和必要的休閒。所謂足夠的營養，就是定時進食足夠的食物；所謂必要的休閒，就是爲了鬆弛緊張的神經，做些個人喜歡的事情，只要這些事情是美好的，或者無所謂好不好，至少不是邪惡的。

第二種情況，經常祈禱和獻身於靜觀生活的靈魂較易遇到。他們屢次受到失眠的困擾。這是因爲他們在睡眠之前，做默想神工，運用頭腦，致力於思考所造成的結果。這正中了人類的仇敵的圈套。他很會利用這樣的時刻，提供許多美好的思想，叫他們的頭腦動個不停；他的目的無非是擾亂他們的睡眠，損害身體的健康。這種情況是絕對不容發生的。身體健康的人能夠做許多事，但健康差的人你不知道可叫他做什麼。不過，健康雖能助人行善，也能幫人作惡：一個體壯力強，而染有惡習的人能夠作出窮兇極惡的壞事；一個體力充沛，而獻身於主的人卻能夠爲天主作出偉大驚人的事業。

既然我不知道妳所做的是那一種默禱，所行的是那幾類神工，除了上面所寫的，不能再給妳建議什麼，除非卡塞雷斯另有指示。這裏，卻有一點我要一再強調的，就是妳應注視天主，思念他是愛妳的天主（我對此毫不懷疑），並要一心一意回報他的垂愛；妳不應留意那些不好的念頭，即使是醜惡淫蕩的，只需妳不故意去思念，一概置之不理；也不要注視那些懦弱和冷淡的感覺。即使像聖伯多祿、聖保祿那麼偉大的宗徒，也不能完全擺脫這一類念頭。應當知道，我得救，並不是由於善神提供給我的美好思想；我受罰，也並不是爲了魔鬼、肉身、世俗提示給我的邪惡念頭，天主要問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是否努力與無限尊貴的天主結合爲一。如果我的心靈結合天主，必然使肉身奉行他的聖意，不管我們的肉身願意不願意；這就是決定我們永生的生死之戰，也是無限美善的天主所樂意見到的戰績。

願我們的主，因他的無限仁慈和豐富的聖寵時時扶持我們。

無名的耶穌會士

依尼高

古理明

古理明神父是一位詩人，我曾見到他以意文寫作的詩。由於自今年九月二十七日至明年七月三十一日，耶穌會慶祝會祖聖依尼高（依納爵）誕生五百年週年。古神父將依尼高的靈修歷程以及耶穌會的精神，提綱挈領地寫了一篇意文長詩，同時也以簡單的中文譯為詩文，辭意清楚，用字簡潔，讀後自然對依尼高發生好感，我以為在這禧年中用來向中學生或堂區教友介紹依尼高，這是一篇非常適當的長詩，甚至在有些祈禱場合可用來朗誦，在此我且不怕獻醜，以一首古詩作為回應。

會祖禧年齊聲慶，古鐸獻詩心意誠
教友朗誦作紀念，莘莘學子得感恩

張春申神父寫於一九九零年農曆除夕
台灣台北市聖家堂

聖依尼高

1. 依尼高原是騎士
他心愛一名貴婦
為她的光榮奮鬥
她名字依沙貝麗
2. 喜樂神聖的日子
燃點他心中的愛
來鍾愛聖瑪利亞：
我們的主宰聖母
3. 至此他那純潔心
被提升到天國去：
是耶穌基督救主
所建立的神秘國
4. 依尼高成主良友
並與祂分享生命
不獨效法祂榜樣
而是與祂同一化
5. 成聖路上掙扎多
藉着聖神的力量
為敬禮至愛主母
為光榮天上大父
6. 如同他愛的聖子
他變成爲人的人：
被懸於十字架上
為世界的愛被釘
7. 他照亮人的榜樣
吸引不少的良友
到同一渴的理想：
完整愛德的團體
8. 那個愛德的團體
漸至世界各地去
為把福音廣傳揚
為主的最大光榮

向羅馬之視

1. 向羅馬旅程之中
聖依尼高朝聖者
在一座小聖堂裏
虔誠地默觀仰視
2. 無數次懇切祈求
他愛的童貞聖母
爲他轉達求天父
交他與耶穌一起
3. 祈禱中聖父顯現
聖子在祂的右邊
後有祂的十字架
祂偉大愛的象徵
4. 天父神秘的聲音
在靜寂中傳出來
以明確堅定聖意
安慰依尼高的心
5. 聖父對聖子說了
「現在我全心願望
你把依尼高接受
永爲你在世之僕」
6. 後聖子對依尼高
表他偉大的意願
「願你爲我的僕役
在羅馬我支持你」
7. 這美妙神視之後
聖依尼高上主僕
遂語告同伴團體
它的名爲耶穌會
8. 它旗幟是十字架
只獨爲侍主而活
爲淨配教會服務
在祂世上代表下

淚之特恩

1. 細小簡單的房子裏
鄰近一座美麗小堂
第一總會長依尼高
就在那裏祈禱默觀
2. 每天有着無數小時
卻是似箭一般飛逝
在神魂超拔經驗中
至聖聖三的奧體內
3. 與至聖聖父及聖子
偕同至愛天主聖神
和恩寵的中保聖母
整個心靈全被溶化
4. 淚泉中光明的喜樂
安慰他禱告之愛心
提升到祂的寶座前
是他的至聖聖三內
5. 他的禱告徐徐上升
到他所尋找的光明
爲了得到天主旨意
即他在世應行之路
6. 天上永恆之父及子
偕同人類安慰之神
在永恆光明國度裏
完全俯聽他的祈禱
7. 整個的心被燃燒著
至熱至虔誠的祈禱
面上淌著那熱的淚
愛在他面上發光彩
8. 偉大領袖聖依尼高
被認爲是軍人之身
其實他活在聖三中
他是個神秘默觀者

奉獻

1. 我主天主請接受
我思我想全獻你
我的明悟與自由
我的意志全屬你
2. 我主天主請接受
整個的我全奉獻
我所擁有的一切
都全獻於你台前
3. 我今所有的一切
是你大愛的贈與
是你贈我的愛意
這原是全屬於你
4. 我今所有的一切
天主我可還給你
作你可用的工具
任憑支配從你意
5. 天主全按你意願
安排我所有一切：
在你手中任你處
在你手中任你置
6. 我不祈求世間富
我不祈求特權力
不求健康或疾病
甚或生命的長短
7. 只求給我你的愛
給我聖化的恩寵
除此我一無所求
擁有你愛我心足
8. 給我天主你的愛
那般廣大及無限
自你聖心中湧出
從現在直到永遠

神貧之母

1. 啊！可疼愛的神貧之母
妳是依尼高所最愛者
來永遠作耶穌會之母
為保護福音性的自由
2. 啊！至偉大的神貧之母
妳是依尼高所擁抱的
不只是被誓願所束縛
並許諾不放寬其界限
3. 啊！至神聖的神貧之母
追隨主者的最佳模範
完全捨棄個人的擁有
與普世共有整個宇宙
4. 啊！極勇敢的神貧之母
完全沒有任何的依靠
只有整個地投奔天主
生活在祂的照顧之下
5. 啊！很聰慧的神貧之母
將由慷慨天主的照顧
所白白地收受的禮物
又白白地施予給他人
6. 啊！最仁慈的神貧之母
你就是我們優先選擇
特為那些窮困憂苦的
還有世上卑微弱小者
7. 啊！確溫和的神貧之母
不是沒有任何的擁有
但把所持擁有全給予
那些未有絲毫的窮人
8. 啊！真謙遜的神貧之母
由那些上主的良友們
很多次完全被放棄的
但時常再被找得回了

傳道使命

1. 正如我父派遣了我
同樣我也派遣你們
去宣揚我神聖福音
直至世界每一角落
2. 聖依尼高與他同伴
被基督耶穌所差遣
在祂世上代表之下
服務祂的淨配教會
3. 聖依尼高與他同伴
以天主聖意為己願
惟願捨棄己的私慾
只想天主聖意實行
4. 「服從」就是一個使命
首服侍他們的團體
和他們的慈母教會
去為整個人類服務
5. 為依尼高服從生活
正是完全奉獻自己
在聽命中緊守盟約
只實行天主的聖意
6. 不尋求自己的意志
給自己喜歡的享樂
而尋求天主喜歡的：
即祂至高無上聖旨
7. 極幸福的愛的奴役
他將一直帶領他們
在真正的自由之中
去完成天主的計劃
8. 只有完成天主計劃
即使只有得到失敗
他們仍獲真正成功
為了光榮天主聖父

行動中的默觀者

1. 世界有其兩方面
一爲外在一內在
一面有其三角度
第四角度是內涵
2. 這其中第四角度
隱藏於萬有之內
一切遮蔽並啓示
上主的秘密臨在
3. 上主的偉大愛情
真無限廣大無量
祂充滿整個宇宙
如同顯明亮的光
4. 必須先行試一試
在無聲安詳地方
以大信德的眼光
精鍊你視力視覺
5. 用這精靈的視覺
開始學習去尋找
在萬有一切之內
祂溫和的愛臨在
6. 基督我們的上主
也臨在你心深處
請奉獻你的身體
來作祂愛的工具
7. 你這樣忙碌工作
在嘈雜生活之中
可變成愛的結合
你的心同祂的心
8. 啊！廣大無量的愛
由祂的聖心發出
如同神輝的光明
普照了整個宇宙

默觀於愛

1. 默觀宇宙是愛天主
愛那無限愛的泉源
為愛天主在一切內
為愛一切在天主內
2. 你不需要完全明白
它是人心中的享樂
祂的可愛甜蜜的愛
正在你心深處享受
3. 一切東西都是記號
表徵天主無限的愛
所有東西都是禮物
由祂無限愛所賜的
4. 整個世界都被祝聖
作為一件愛的聖事
祂等候你主動接觸
為了賜你救恩的愛
5. 整個世界是個奧蹟
是祂創造愛的記號
一切東西是些記號
象徵祂救贖人的愛
6. 在天空中萬有一切
和宇宙的最小微粒
都浸在祂偉大的愛
如同在空間的以太
7. 只是真信德的眼光
才能透過它到外面
經過那透明的物質
為得到隱藏的奧秘
8. 最後一切無論如何
只有我心與祂的心
其他一切只作工具
來促使我與祂結合

現代的耶穌會士

1. 耶穌會士有何意？
在今天有何意義
作為耶穌的同伴
活在祂愛的團體？
2. 那就是勇敢作戰
為人類信德服務
並推動社會正義
這乃其絕對需求
3. 因真正信德之路
和社會正義之道
定是不能分割的
是條必走的斜路！
4. 云云眾多選擇中
這是基本的抉擇
它是耶穌會士的
身份的表顯徵象
5. 我們深信主基督
祂是世界的正義
因祂是無限的愛
又是個為人的人
6. 這不公義的世界
它的未來的存在
在於人彼此關懷
並互相分享一切
7. 我們尋找祂救恩
從所犯一切罪惡
個人和團體性的
為人類解放出來
8. 我們是主內朋友
被祂教會派遣的
去建設好的世界
為愈顯天主光榮

CONTENTS

Foreword	
Principle and Foundation: The DNA of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 <i>Edward Collins, S.J.</i>	1
My Experience of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i>Norman Walling, S.J.</i>	9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the Light of the Colloquy i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No.53) <i>Thomas Leung, S.J.</i>	21
Retreat in daily life -- a Shortened Spiritual Exercises <i>Sr. Teresa Wong, F.D.C.C.</i>	29
Outstanding Points of the Spirituality of Ignatius <i>Jose Gsell</i>	36
Formation of Lay Faith Communities <i>John P. Milan</i>	43
Spiritual Exercises -- a Breakthrough in Life <i>Fr. Dominic Chan</i>	56
Experience in Spiritual Direction <i>Jessica Ho</i>	59
The First Jesuit: 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 <i>Editorial Board</i>	63
Two Letters of Ignatius to Sister Teresa Rejadell <i>translated by Henry Chou, S.J.</i>	81
Anonymous Jesuit: Inigo <i>Pierfilippo Guglielminetti, S.J.</i>	87

編輯：神思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嘉理陵

發行者：思維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93號D座

Xavier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lock D, 93 Pokfulam Road, Hong Kong

訂購：可直接寄劃線支票「思維出版社」或

「Xavier Publishing Association」收

零售：港幣15元

港澳全年四期：港幣60元

海外訂價：

亞洲 全年美金15元（平郵）

全年美金20元（空郵）

歐美 全年美金18元（平郵）

全年美金24元（空郵）

如用港幣支票為海外親友訂閱，訂費如下：

亞洲 全年港幣100元（平郵）

全年港幣130元（空郵）

歐美 全年港幣110元（平郵）

全年港幣150元（空郵）

臺灣讀者可向光啓出版社訂閱。訂費如下：

全年四期 新台幣360元（平郵）

全年四期 新台幣500元（空郵）

印刷者：琛盛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船街寶志樓十五號三樓B座

